澤堂集 五

序 引 跋 記 墓誌 碑銘

墓碣 墓表

澤堂先生集卷之九目錄

序

送沈德用移居善山序
沈生安世遺稿序
送材赴會試序
贈鍾英上人序
金景徵東槎詩稿後序
楊江泛月唱和詩錄後序
送奏請謝恩副使吳公翻渡海朝京序

題

東宮兩禮陪從院僚契會圖序

送　聖節兼冬至使金公湜航海朝燕序
宣傳官題名錄序
羅夢賚家藏畫帖序
送靑雲君赴原州牧小序
十淸先生遺稿序
送權生尙遠小序
送閔方伯士尙按關西序
頤菴集後叙
送羅夢賚赴安東府使序
谿谷張公陰符經註解序

纂修廳題名錄序
送洪元老出按關西序
重修攷事撮要後序
送金學士世濂使日本序
炯村崔先生家傳詩文錄後序

引

村隱劉希慶詩集小引
送蔡司書裕後赴北幕引

跋

題銀臺秋興圖

題兵器都監契會圖
八谷集跋
芝峯集跋
諺觧家禮跋
題東陽尉申公東遊詩卷後
仇十洲女俠圖跋
題崔縣宰歷代圖
鏡軒詩稿跋
五峯李相國遺稿後題
支離子賛後跋

記

潼關新構大廳記
金堤郡繫駒亭記
斗室記
鬱巖寺記
讀書堂南樓記

澤堂先生集卷之九

序

送沈德用移居善山序

始余與德顯氏于湖縣相歀也伊時德顯氏伉志而畀仕若不堪其勞苦而雅想則丘壑余又勸游無所成由是相議卜得寬閑一區結社耦耕其間樹果畜魚贍養老幼其隙則讀書著文歌頌太平之理庶幾古之隱居求志之爲者約既定有年矣德顯氏際會當代進塗方闢决非遯之時義余雖拓落無拘係徒以二親在之故斲夕菽水又無相知有資用同志業

如德顯氏者亦未即决然長往恒惓惓于懷間與德顯氏相遇於都城華競之際語及輒見慨嘆知夙好之猶篤也癸丑歲德顯氏及於世禍危於死甚苦相也賴天地再造恩德斥居南海上山溪之窟魚稻之鄉仍挈眷屬選勝占廛婆娑耕釣之樂若得遂其素而余亦以是年遭羅窮毒不死于家幸卜砥山窮峽築所奉守服闋便即其谷址治釣寂臺扁堂以澤風作啓山志以自叙生耕死埋之志今年春德顯之弟德用遷居善之金烏山下取近德顯氏所寓而其先有恭肅公者嘗廢居是邑後大貴顯其山川風土之

美藉甚邦內德用之所賞則猶夫吾二人而淸逸過
之嗟夫德顯氏與余所期望亦奇矣而卒被世故纆
縛殆與滔滔者一揆乃令德顯氏以謫而閑其躬余
以喪而得其所則大感矣而況相望一涯夢亦不接
安見其結社共榻以償其同志之願哉今德用自無
人事之患而年甚茂占地又勝此固向來吾二人所
企望而終不獲其全者是其命果有遭乎雖然德顯
氏與余俱陳人也神精耗於謗議才力盡於險艱假
令德顯氏蒙恩宰復不過與余尋平昔棲遁之約耳
如德用之才足以經務義足以致身其氣度高曠宜

乎動而不宜乎靜余知其必踵恭肅公之業而羽儀于上京也不遠當是時又安知吾二人者不反復勝耶姑以是序志之

沈生安世遺稿序

王鳳洲作文章九命其一曰短折略道古今賢人有文而無壽者四十七人余嘗讀而悲之嗟夫文章豈必能死人哉天之生材也不常閱千百纔得一二厥既得之矣而年或弗逮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其生也可重故其死也可惜創之也巨故傳之也遠嗚呼吾黨沈生安世又不幸而有是夫君十二歲而孤

十三從諸兄學經史諸書十四從余學科體詩業既成遭家難不復求舉亦不就師杜門面壁時自諷習舊聞期年而出古詩數百篇突爾穎脫若假之作者焉然亦不示人以一字余獨竊見而亟賞之盖思推先一頭地躡影而追恐不暇也而君遽嬰災豎後一年竟死春秋甫十九平生餘力即文不能三四歲死喪疾病推奪其間看文字不過數十卷而其所得一斑已不啻千百人上則其材之所稟何如也本其天資近道體素質黙神情内朗動由矩矱平居儼然若有深思稠人廣坐文辯交錯而未嘗嘸説一辭賓友

間往往服其器度而不知其才情並美詞理共貫乃如是也嗚呼惜哉沈氏號爲東方大族而近世稍已陵夷數年以來夭禍相繼存者厪厪見於朝盛衰榮悴豈非天哉若安世之才之美獨患無身爾雖使永爲世擯爲凡庶爲氓隷終當奮而大鳴愈暗而愈顯愈屈而愈伸彼之名振一代骨貴千古夫孰能禦之惟其然也天又奪其齡筭使其曾不得須臾無死以攄其所停蓄抑何其已甚耶葬君之月二仲德用拾其亂稿一冊歸之余閱之如蟠桃始華崑玉初胎雖未成熟要皆可玩其詞旨出於困厄而畧無憤傲詖

嘲不平之氣清迴宛轉有楚騷浮游八極之意又可想見其人矣德用每要余刪取以付家乘余固不堪且不忍今年春喪農兒惜其有神智而殤也又於君美出是篇揮涕而志之萬曆己未孟夏上澣德水李汝固序

送材赴會試序

記余甫弱冠當 穆陵之季見士之居庠序騁聲譽者率以科試文字相矜飾扼腕游談者無不視其取解之蹤數登名之高下爲其月旦重輕焉然其文例皆韓子所譏類於俳者也即雖有恢奇傑卓賈董曹

劉之倫不由是而取名萬不能一售故彼又不得不刓方詭法以俯就時好盖　國朝科試之學於是為盛而文章實病焉自是以後風流寖微綱亦少寛爭名者敢雜以他巧其跡數高下於文詞一無與也故强者恥與之伍弱者藉而自廢游談者往往以科業爲外而好高者頗以實有為準嗚呼豈世教之光于前歟抑徵貴徵賤自時勢然也故吾意當此之時有能因而振之為一世倡即無論漢魏琱篆雖由此進而為濂洛關閩亦不異矣或者詩書之澤復行於今乎是固未易以論也然使入學之徒不以得喪欣慼

累其眞而恢奇傑卓者得肆焉而無所拘則玆其時矣今年秋家弟村由鄉解赴覆試吾恐其初學盛氣不免以金注自惑故具述其身所經歷得失利病名實之變故以釋之凡材所從遊有與余相熟者其亦以此竊相示而勉焉己未九月日澤堂老兄序

贈鍾英上人序

始余與英師遇於嶺南余甫踰冠師長於余僅七齡皆富於春秋而聲名翳然也是時師方叅德裕山一禪教宗持律甚苦而禪理甚精余亦痼疾無聊閑取易經以究死生幽明之說旁治關洛緒言其於文字

華耀俱未數數也但為師草送行序文一篇以勉其
所業而各以五穀稊稗相期於熟後七年師自雉岳
向右輔過余驪上語移晷而別時余已釋褐而師亦
有聲叢林中又後二年余守廬東峽師念余窮毒挈
其二沙彌来就余朝夕頗以問文字為事留二月乃
去余察其四威儀雖無所曠失然視諸嶺南時則已
稍弛矣間出詩歌與其徒諷誦大有支道林思致余
嘗扣其故曰何異向者之為師笑曰文字祟之也後
八年又遇師於驪上胠其篋得諸名家所贈述詩若
文數十篇然後乃知師之於文字非直自好而已又

樂求諸人而廣其耳目誠非深嚌其味曷能精勤如
此余未知師於本學宗旨果能無少出入否其於境
界果能超脫否於其工夫果能篤專否是非他人所
能預知也顧余大不幸中年以來為文字所汩亂比
英師不啻什倍床頭一部易已束之矣今且酷嗜麴
蘖與二三同好跌宕里社間狂名大彰尚可望尋繹
舊學以從事於身心實際也以余度吾師之學殆必
有未深造詣者乎嗟乎文字劇技也聲名虛飾也而
吾與師也能戒之於早而不能持之於後將無所補
刖而息黥則茲非重可惜也耶生年四十頭顱已可

知回視初心邈然若前世事又況悲歡得喪毀辱疢疾百千變故推奪其間者而暇為吾師說之哉師又言諸公頗怪余與師遊最舊軸中迄無贈詩仍為粗敘平素之不屑於文字交者如右以自解且或緣此一念發得兩家深省以收稊穀之秋尚未晚也則斯文不為無少補也故勉為之書

金景徵東槎詩稿後序

金景徵之佐儐相往来關西也錄其沿道所賦詠百餘篇歸而示諸植曰子舊悉吾不腆之詞矣今以是較前作孰優余謹受而卒業且復之曰其格則未變

也其氣則變而新矣何以言之子前在京都所遊踐不過城陌所出入不過省署所偃息不過房闥其境與事無所變卽十年之遠猶朝暮頃也故其詩但能精雅老成而若無以充其氣者今子逾三江抵二都窮鴨綠之關以瞰燕遼之界其間名城大邑樓亭形勝以十數屬春夏之交時物之紛葩啁噭皆能以紬繹興緖而重之以羇離之思感慨之懷其境與事一日百千變故其發於詩者通朗俊逸往往奇彩呈現前後若出二手所未變者特其格耳噫胃待食而飽脉待酒而潤肌膚待絮而溫至於心獨無所待而充

乎氣宰乎心者也不命乎氣者也陳無已曰萬物者才之助子長之遊盖由是道也景徵其幾是歟或疑景徵紹大介聯英髦周旋皇華地親見漢官威儀聲明文物極一時盛模寫賛頌亦景徵能事耳今篇中不少槩見頋乃流連光景散暢情懐似於灞橋驢背上得之何耶余謂景徵平日寄情冲素視纓弁如土苴雖嘗歷金門上玉堂遊公卿間吾未嘗見其用一言半句以自矜飾況今佐儐迎 詔朝家大使事有司者旣治之矣太史氏旣書之矣非惟景徵不欲言亦非景徵所當言也嗟乎詩可以觀豈特觀其撰造

之玅氣格之富而已哉天啓辛酉抄秋旣望澤堂病夫書（景徵佐李爾瞻幕意有所不安故其所詠皆寄情事外有所避之也）

楊江泛月唱和詩錄後序

余讀蘇長公赤壁賦歎其超物化撫光景飄飄然有凌雲之氣未嘗不爽然自失及讀吾家容齋先生與翠軒諸公遊蚕嶺諸詩乃能興思先哲放依歲月接其遺事於海東窮邈之外而中州之士曾莫之或先鏘鏘乎風雅之什傳誦至今斯又奇矣顧其時遇陰霧連兩夜不見月猶未暢也于後退陶先正與鄉人門弟約是遊於風月潭上又以雨不果行獨其詩傳

耳今年天啓壬戌七月既望天曆又周玄谷鄭學士邀踈菴任子作楊江之遊余與曹子實挐舟自驪江徃會焉呂君子久李公而晦父子亦後先至遂航前浦凌大灘之波聯詩命爵四顧而樂極清曠超洒之致連三夜而止盖自酉至寅天無一點氛翳朗然也噫何其幸也凡今俗節所尚有如觀燈祓除競渡之屬原其始或以悼傷或以幽誕舉不時儀不度非所以樂也而一國之人熈熈若狂是遊也創由先哲順時而合度然人莫有繼者殆以文字冷淡江湖曠絶大非尊貴所近小非鄉俗所適且非歲歲常然也六

十年方一遭騷人畸士或短期而未遭或幼而遭或
耄而遭均之未遭也是以由元豐至弘治歷七壬戌
而得蚕頭由弘治至今天啓又再壬戌而得楊江郎
風流文雅之盛雖未敢覷前輩一斑乃其江山光景
之美自不减黄崗之夕斯固不可謂不遭也噫諸君
皆躋於遭者幸今獨遭於此其可無紀志以傳後乎
前後唱酬古今詩若干篇疎菴以文弁其首輯成一
軸不腆之詞叨有榮焉作後序

送奏請謝 恩副使吳公 翻 渡海朝京序

吳公甫勝冠與余同陞上舍釋褐纔後余二稔其始

若鴈行然中外才吳公異甚頗用其長於賢勞之地
其所當者無艱鉅率以辨故雖用事者泥其進公獨
能以其聲實勝識者皆知其漸於顯矣　聖上旣湔
滌百工以待彚征之士而吳公用雅望最先進一再
轉而秩中大夫巍然大官列矣以余之蒙眇蹇連即
雖忝窃從班後恒蓄縮羞愧往往以慢敗比吳公所
樹立成就豈惟其年不可及哉今國家發大使謝
皇朝錫封恩勑仍併奏請　誥命冕服以其使事大
妙選一時文學以副之由是吳公以右司馬進攝上
宰以行將航渤海右碣石循靑兗以上同朝士大夫

咸怵然曰吳公才且碩固中選矣不有兩世四尊人在堂乎無奈瞻望菀結以傷其行役乎即吳公方寸且亂其於使事何有余謂吳公生遇 聖明入則紓青紫羣髦彥以朝夕禁闥輿補闕遺出則建節秉軺專對四方蔚然為國家光此丈夫之至願父母之大榮也何必守門户勤薪米為庸人之事然後稱孝哉且凡為吳公憂者不以海之險乎夫海猶杯水也獨不見向時之陸海乎蔚羅張機穽設熬以湯鑊剔以刀鋸濤涌洑漩未足以較其深鯨吞鰲掣未足以喻其猛此天下至險也吳公砥柱其心衣袽其戒不毀

身不辱名不危父母以有今日坦途豈易所謂利濟大川者耶吳公旣已試之矣彼理舟楫占風潮以沿泝裨海特一長年之任也吳公何憂焉若夫導路之思睽曠之嘆昔人所賦造分手而含潸感寂寞而傷神者在朋友且然況於親戚斯又餞慰之所以設也作送序

題 東宮兩禮陪從院僚契會圖序

上旣允建儲之議將行冠冊兩禮設都監戒有司立師傅轉講學官為貳師賓客遂置春坊諸講官吾儕首膺其選暨禮官參定之儀注且畫圖習之及期將事

或列侍周旋或進而為小相下執事莫不肅雍踧踖無敢怠忽失儀者禮畢大赦羣臣賀 上嘉之賜酒進秩錫馬有差其儀物軌度之詳固具在太史氏然是秘而不彰也諸君咸曰斯舉也大慶也隆禮也高選也而吾儕得與焉其不謂之盛際乎其圖而紀之不亦昌乎不然吾恐久而或忘也且後來何徵矣此契軸之所以作而非直取一時觀美然也天啓乙丑正月庚午行冠禮越七日丙子行冊禮是夕 賜宮醞酒明年三月軸成李植序

送 聖節兼冬至使全公 湜 航海朝天序（三）

詩皇皇者華遣使臣也其首章曰皇皇者華于彼原
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原隰敘所歷也每懷靡及言
其勤也是時周家敷敎內服邦畿之外地不過千里
執玉之役遠不過淮海之間方岳之內其所指原隰
不過丈五之阜濡裳之水耳然且閔閔焉念其行道
之艱咨諏之遠被之樂章歌于宴犒此西周之盛也
逮其靡也大夫行役有獨勞獨賢之歎其詩曰或不
知叫呼或慘慘畏咎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
樂飮酒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德水子曰余讀詩
至此知宵雅之變也鄒孟氏有言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人臣奉主之令圖國之事不共是懼何勞逸之
足較北山大夫其亦未喻夫道者乎國家自有遼梗
泛海朝天之使歲一再行鯨濤萬里島嶼之出沒風
飈之不時往往蹈不測之危其由登而達于燕也跨
九河經鉅野鞍馬之苦剽刼之虞動數千里方之于
隰陂彼之詠計不啻相萬千也 聖明龍飛手足視
臣還儀之縟貨幣之腆一躡 祖宗故事雖有司者
惜費而有所裁執法者陳義而有所摘惟 溫旨輒
寬假之即西周忠厚何以加焉乃學士大夫出入之
議則大不然增幣贄則疑其貨益傔從則疑其私加

船械則疑其怯取便逵則疑其逸疑而不已謗詆飄起使夫行役之大夫慄慄惴惴懼譏畏彈反不覺燕齊之為邈滇渤之為險也嗚呼其可乎哉夫疑者非疑其事也疑其人也嗟乎不甚選其人而從而疑之人且救過之不給比閭之長且恐不辦而況越海萬里專對其職者乎今年節使之遣也諫垣始欲重其選建請以見任近侍遣之由是吏部以承政院左承旨全公湜　命改少秋官以行全公敦厚而有守謹恪而有軌歷敭臺閣其聲實固孚於上下今又從近侍以出余知其不犯于士大夫之疑謗也果矣雖然不

可恃也故於其祖餞之席將以歌皇華乎則懼或干世嫌也將以賦北山乎則懼或傷 上德也乃略鋪區區私議以慰其征役之思又以先之館驛迎送諸使俾知全公之遣不偶然也

宣傳官題名錄序

宣傳本宿衛官也以其奉 御標信符節傳諭 王命故地望最高廳在掖門外政房之右與左右史差肩出入號為侍從 恩禮特異 成廟至以游戲之具錫之至今傳為盛事闕內武官五衛四門官屬莫敢望焉舊制選新進武臣有材力習兵書者充之員

額或增或減有實有兼　祖宗朝或用宗室秀傑者
兼之不限品秩今皆用武秩七品以下别置武堂上
一員領之文官例以他職兼之先時其選極重負數
亦少今稍增置以待文士之失祿者所重在其人非
苟然也廳法舊以尊先生爲重雖久而不廢故所置
先生案以爲題名錄者頗詳備甲子之變宣傳官倉
卒扈行遂亡其案今堂上西原韓公某謀於同僚廣
加搜採就其所記而列之合得七十餘員先生案復
成以余曾忝竊祿之次來索弁首文字余問韓公何
以能致許多記錄耶韓公曰近者以耳目記遠者以

功名最著者記其最遠者固在所略其或實迹無取僥冒而旋失者雖近而人或忘焉此固不能無恨於遺失也余曰無傷也古之作事雖細微必有勸戒之道況記名而傳後者乎昔人有議許敬宗善忘人者敬宗曰曹劉沈謝雖暗中模索亦可記得君輩何為使我忘耶此言雖薄蓋亦人情所不免彼遠而能使人記近而能使人忘豈非以其人哉嗟乎世變無窮金石且不可恃此一卷書之或存或亡庸可保乎凡我同録之人盍亦務其實以壽其名毋使人易忘而失傳也

羅夢賚家藏畫帖序

羅學士夢賚先君牧使公舊藏有石敬畫十帖帖以黒為質而用黃白金泥筆之左旁各貼詩皆一代名家余高王父容齋公一章亦在其中考諸本集乃為尹主簿宕者所作不知幾傳而為羅氏有也夢賚嘗欲改粧離畫與詩丁卯虜變畫湮於海而詩獨全乃命國工李澄按詩作畫一依前觀復以其詩配焉夢賚要僕記其槩曰吾恐後人以澄疑敬也余聞敬與澄俱稱名畫而評者或以敬特以古貴此澄不無少遜云爾則後之觀者當不恨於失敬矣況此十帖所

嶺忍作閒

畫乃園鳩閒恒物即寫生還魂於敬與澄何擇焉顧彼時昇平館閣無事看畫賞物唱酬之盛猶可想見今雖干戈況悴數三名勝詞翰之妙何啻與澄爭工羅君倘盡求得之其傳當益奇僕何幸與寓目焉戊辰冬德水李植汝固識

送青雲君赴原州牧小序

原為嶺東都護府其實山邑也土瘠而俗僻遊士罕至當革除世衣冠流播余內弟沈君德用始從其外舅寓家一年乃去伊時君以盛年壯氣沈錮不振纔窮鄉一布衣耳久之君佐 命起家官至亞卿盖嘗

乘傳車因公事一過其鄉其視題柱中郎不啻高數等矣俄而君就閑盟府居京師頗不適意銓部欲以吏事優公遂有原州之除君雖委順赴任非其所也嗟夫自彼時至今僅迄紀而德用以一人身三往来于原乃其跡則一貴一賤一左降譬之天地之候風雲晴雨變遷之不可預玆豈非倘来之物耶然而天之變者氣也非理也人之變者位也非心也君始之爲布衣不以窮厄貶其志摧其節中之爲勳宰且自視歉然素履而行今雖屈於州邑君固不以此自輕重雖原之僻俗又曷敢以此輕重君仍記君之方寓

原也余從砥谷得與君彷徉山澤間或從獵騎挾矢射雉割鮮野飲長謠短詠菊睨若無人者顧當時意氣何如耶今雖位遇通顯壺頭之志倦矣君以元勳貴臣尚且隨一麾出況余頭顱可知朝夕掛冠東歸濁醪素箏候君於寬川之上流覽陳迹以叙平昔窮通出處之感殊有致也君其遅之

十清先生遺稿序

故鷄林金參判世弼字公碩世號十清先生先生以道德名一時而文章不大傳于世後人亦罕有識者獨以余高王父容齋先生曾與先生同竄巨濟島故

伊時唱酬題目多在文集中聯句一律則先生作絫
伍焉常以未獲覩其大全爲恨丁卯冬出守忠原見
州人祀先生于劒岩書院余卽展敬祠下退而訪得
其曾孫前縣宰仁龍家藏遺稿一冊篇什脫漏字句
訛舛至不可讀仍就加刪定以便傳寫公之詩以富
蓄平鋪爲主矣口成章無少滯碍計其箱篋所貯當
不止此而兵火之餘收拾絶少是可惜已始先生以
詞業進在 成廟朝已光顯矣燕山之季持正不汙
拘配累年遭 中廟反正乃免旣牟復陞宰列尤以
道德開濟爲士林所推重已卯之禍與龍灘陰崖諸

賢俱黜于鄕里以終嗚呼古人之所謂三不朽者先
生殆備矣即斯集雖不足以盡先生之蘊顧其聲音
咳唾尚彷彿文字間學者於此可以觀世可以觀人
烏可以失其大全而遂泯其傳哉遂叙其槩以歸之

送權生尚遠小序

大抵有所挾而無所求難矣讀書以為愽攻詞以為
工其為挾也豈淺尠哉有是挾而能不求利祿固難
即不求利祿者有矣而能不求名聞為尤難持此二
難久而不渝困窮而自泰斯又古今之至難也永嘉
權生尚遠吾所謂愽文攻詞人也然而不習科業而

有時乎應舉自喜詞學而不期乎名世敝褐破鞋浮遊城市悠悠忽忽土苴形骸間或傲言高論未嘗降辭色以少徇時好雖出入士友間寡與親善或見掃迹而去之噫生於其所挾與其所遭非有所利之而安之若命豈吾所謂古今之至難者非耶雖然君子進德修業盡吾性而已名有所不避祿有所當受過此以往聖人謂之索隱行恠非大中之道也權生好遊名山多方外交吾懼其道虛曠無所倚或流於異術故於其歸申以警之

送閔方伯士尚按關西序

昔與閔公士尚周旋州里間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頗未嘗聞言兵者何耶豈不知而不言耶抑其不言者乃所以深言之者耶夫民兵之寓也兵陰而民陽兵變而民常兵緯而民經斯固一體而相須者也顯諸陽者必藏諸陰盡其常者必通其變正其經者必綜其緯失於此而得於彼未之有也在易師之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能容以使之信我畜以使之聚我然後可勞可殺而不怨夫如是焉有左次輿尸之凶哉關西屬之衝也用兵之地也士尚為政善治民得師之義果能治民必使之兵兵其可待言耶

管仲以農寓兵商君以耕先戰以至孫吳狙詐之兵莫不先之以保民親民之說伯者尚然況於王師彼嗚劒抵掌瞋目語難者亦淺之為知兵矣或曰今之閫帥諱言兵蓋有所戒也噫彼何知兵直托此而自佚歸於敗轍耳士尚忠貞之佐　上所倚信其不至於諱兵而不言余亦忖之姑錄前說以導其行

頤菴集後叙

世之談藝者必曰文章當法古問其所謂古者則左國班馬之書也有難之者曰古今無二道文章當務本問其所謂本者則仁義道德之實也以余觀之仁

義不容虛立古文莫尚六經學者果能從事詩書孔孟之說而有得焉則其謂之古謂之本者夫豈外於此哉國朝前輩作者於文章可謂盛矣其爲學非不旁採百氏顧所宗主者不出乎詩書孔孟之說故其文有質有華不恊乎正者蓋鮮近年以來文體遷變末學後生稍窺秦漢數十卷文字則視經訓如司空城朝書其言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噫其文之靡而道之喪乎故礪城君顧菴宋先生卽吾所謂前輩作者之一也先生天資英秀學問醇篤雖遊於詞藝而不專用工聊以寓意而已其所出詩文明白簡潔深

靖閑雅談理鋪事而不流於卑俗寫景抒懷而不騖
於浮艶此豈非有德之言治世之音哉而視彼割裂
以爲奇鉤棘以爲深者未知孰爲古耶抑余重有所
感焉者古今禁臠之親金埒之地至貴倨也彼身處
脂膏心安逸樂而不涅不淫特以才力自顯若杜元
凱之文武王晉卿之書畫僅千百之一二而談者猶
以爲難況如先生心聖賢之學習洙泗之文清素之
德有過於圭蓽縫掖篤實之行不啻如齊魯峨冠和
順發爲英華聰明散爲才技片言隻字皆足爲垂世
之玩者求諸往牒槩未之聞豈不亦韙哉先生遺集

未及刊布而佚於兵火今其曾孫杅城宰熈業有收拾一秩方謀入梓徵序引於植植於先生爲通家後裔也義不敢以淺劣辭故略敍所感以付卷末如右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欲習先生之文追先生之志者幸以余所僭論者求之則未必不爲私淑之一助也崇禎癸酉秋日德水後學李植謹敍

送羅夢賚赴安東府使序

植於 聖上鼎新之歲起家從顯仕羅君踵而登第偕侍經幄雖年輩先後抑其隱顯大略可謂合矣夫

何數年來出入升沈之互異耶方君 謫黜江東植不離內省逮植出牧忠州蹟而東歸則君已還臺閣及君之 恩配海西植尚淹朝端已而余出東縣君又受環 寵陞茲者君爲養得牧安東而植又叨 召還與君纔一交面而別噫何其出入升沈之互異耶或曰君子所同者心也不必同者跡也或曰心跡一也未有不同于跡而同乎心者此二說者皆非也夫君子之不同于跡者或以其人事之不齊焉耳自大道視之則何異同之有羅君年壯氣銳常以國事自任故其論議建立或不免抵迕於 上下雖以此見用

亦以此見斥植年邁志衰鈆刀已鈍其出不過爲養
其留不過係祿此其於出入之間不能無少異也然
而亦有大同者近來士大夫於其言行出處畔於道
者殆鮮彙征茅拔亦一時之盛哉至於論政術則有
大異焉大率以武健苛燒爲尚人人自以爲管商士
有談仁義信讓之說者賢人亦厭之噫俗之弊也甚
矣君年壯氣銳好論議建立疑其於俗之所尚者或
近之矣君顧謂余曰安東雖素稱多豪右終是衣冠
絃誦之鄉也吾意欲先之以化導撫恤而有梗於法
者從而治之而已焉用哮呶缺裂以先之哉噫此余

之志而時俗之所背而馳者也羅君幸同余所尚便
是所同者道也又奚心迹出入之間遂書以爲送序

谿谷張公陰符經註解序

古今箋註家率忠於所爲註者而攻乎異端則援墨
而附儒鶩於詞辯則郢書而燕說要皆無補於作者
而道自獘矣余嘗閱朱夫子書有括蒼閭丘氏陰符
經解題跋而稱其能不惑於異端之說而折衷以義
理之正則其所取之意盖如此今觀谿谷張學士註
解是書奥義艱辭剖析無遺而其於異同之際毫釐
必謹是亦朱夫子所取者歟閭丘氏觧世不傳學者

欲讀是書觀此註足矣或以是書出於李荃疑荃自
作然王弇州跋語云親見有虞褚石本則豈唐以前
已有此書否耶仍並記之以備後考

纂修廳題名錄序

天啓甲子秌七月 上始命修光海日記設局于南
別宫一相摠裁二都廳叅定諸郎官分房編纂員有
堂上堂下或減或增越乙丑丙寅兩夏俱屬迎 詔
事殷暫停旋設越丁卯胡變又停藏其稿于江都後
六年癸酉復設局南宫今年甲戌夏五初旬畢修正
寫二件月各為卷合粧為三十九冊又取中草合粧

爲六十冊分藏江都及太白裳巖三史庫是月丁未
按故事洗初草于蕩春臺而罷局盖自創始訖玆完
役摠計程課不過三十餘朔而摠相都廳以時之艱
寅酉　廟堂諸郞官或本職事多或奉使或就散於
是有只叅其始者有只叅其終者有不得叅其始與
終者有僅叅一二朔即去者故其仕不能如其月數
遞易出入又不得專精用力如古昔修史之爲而汗
青之期視前且亟則其間晨夜共事勤亦至矣矧惟
當初京師經适賊兵燹兩史記注秘藏蕩湮無存幸
而收取諫垣朝報一通禁府刑志若干冊又從民間

訪得所佚記注不能十之一私錄章劄不能百之一
其殘缺如此然而近事易記公議僉同刪其朝報補
以志錄綴以耳目所逮而大略舉矣雖其捃拾草創
不能無憾於完粹而乃若十六年中刑政之始末人
物之進退以至倫綱斁敗之由上下顚覆之形舉皆
斑斑隨事見載異日秉龍門之筆者尚有考據焉其
亦不幸中之幸歟凡官署之有題名亦史傳遺意也
況今大臣諸宰受　命纂史其事大矣而諸郎屬合
堂聯席掇拾論著謄寫參校又非前世只據記注刪
取之比其受任尤重苟非塤篪金石之契豈能無異

同之難宣洩之廣乎宜夫籍記姓名以識一時情好仍以備後來史氏之一採云爾是月庚戌下僚德水

李植謹序

送洪元老出按關西序

洪元老之出按關西也植以外制行 敎書屬有親癠之憂文思銷落不能盡 君上褒揚戒勑之旨以虧損訓謨體制是懼旣而元老私有贈言之需則是又不可以不文而植尤不暇以爲姑以賤儒常談復之凡天下事變無窮而吾以處之者一一者何義而已矣是義也固在吾內隨感而應若無所闗然必有

以明之然後能不惑必有以養之然後能不餒斯說
也孟軻氏已詳之顧植於元老嘗有所試矣當丁卯
之寇深也元老會以西帥幕佐奉　命籍丁巡歷州
縣蓋朝廷雖為省供帳費用輕攝重元老旣貳事旁
行即去留當從便且西帥豈少一幕佐耶然元老聞
變即馳歸帥幕共為死守浿城計俄而清北先破而
浿西從而潰元老固無所用其智武而西帥且不免
文法矣然元老不懾于連累便上章明帥無重坐理
竟以此得罪罷嗟乎元老於斯義可謂擇之審而行
之果矣誠能推是而往則頹俗可使振散民可使聚

役焉而可使無怨戰焉而可使有勇即彼胡豈足憂㦲抑惟今日西事羞恥大矣危亂迫矣設有東山絲竹北城酒博以之鎭物可也以之娛已不可也聞之西路州鎭不于征繕是急而惟勑廚傳私帷袵賓主相歡以杯酒而談者乃以漸復平昔爲慶噫豈其然㦲其無奈不足以鎭物適足以貫衆怒啓戎心乎語曰鐵劒利而士勇倡優拙而思慮深元老敷政伊始倘以愚言從事吾亦可無愧於古人贈言之義矣

重修考事撮要後序

魚叔權久爲學官始輯是書盖就槐院掌故以存後

考旁及雜記頗切於日用而槩以事大爲主且業已
編年世紀不得不兼採軍國事變附見一二而小撥
大遺要爲未完之書也然國家史乘甚秘金匱石室
之藏非史官莫之或窺尚賴此書之行朝野有所徵
信信乎不可一日無也魚氏紀年止嘉靖甲寅自乙
卯至萬曆乙酉則故典翰許篈所續編云而光海朝
校檢朴希賢奉朝旨纂續紀年訖于壬子雜紀則多
所增減頗以在反正以前其所載僞勳誣獄不可以
傳示後世癸丑以後事變尤多而文書並佚太學士
崔公鳴吉爲是懼議于大臣及諸提調建請及今修

正以植叨列副席遂以屬筆植謹與諸提調商議旣就雜記更有所增減又續紀年自癸丑至乙亥則悉倣魚氏之舊不敢私有起例嫌於史也編旣成付訓鍊都監書局用活字印出而地部以時詘靳紙費纔印數百本惜也前本之在民間者尚多其欲正其繆者當準此本鐫改可也仍筆其事於後崇禎丙子元月晦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教李植謹識

送金學士世濂使日本序

日本之爲東國患盖極于我朝壬辰遂至動天下之兵然其後彼自內訌君滅祚移久而定國向之毒于

我者舉羅雁磔裂燔炙之慘嗟乎豈非天道哉由是彼
亦悔禍之延始息兵款邊邊防一枹不復驚我亦鮮
其人而不讐其國舍其舊而不絕其新三十年間凡
三使荅聘所謂不隕厥問者近之雖然是乃柔之也
非化之也其戰鬪之好兵氣之銳無大損於前時不
幸而有不逞者復發殺機焉則旁國且苦兵矣以余
所聞彼方自厭惡其俗習浮慕我聲敎至有經籍敎
師之請則是誠可牖之方乎嗟夫堯舜之道不兼濟
海外使浮屠氏得以先入彼之所宗而學之者唯是
也又不善學其學而爲姦雄之所愚以爲人死必有

所往生此境界不足留戀凡心欲殺人者皆是夙業寃報非我殺之也於是以殺爲當以死爲榮故其始固無敵於四隣而其末必至於自焚甚矣異敎之害也其亦無所不至矣如或因其慕善之端而砭其學佛之差然後稍開之以大易洪範之理俾知中國聖道之可宗雖未可遽期以動化而動化之漸必自此始玆非兩國無疆之福耶今者吾友金君道源又膺簡 命充使副以行金君剛方其實詩禮其學能嫺於詞令而不滯於一隅君抵彼界例有沙門者擯接當日與論說倘以前所云云者試之否若夫詞翰之

需技術之末雖未免時或應副且取節焉可也時崇禎丙子中秋德水李植叙

烟村崔先生家傳詩文錄後叙

昔在景泰間我朝有淳德高節正學之士曰烟村崔先生名德之嘗由禁近出守州府又不樂而退歸靈巖永保村築書樓扁以存養若將終身 顯陵即位召拜藝文直提學明年冬又告老而歸同朝賢卿名士賦詠臚行以高其事且爲存養樓題識又先生家大人叅議公有壽有後一時多賛頌之作凡玆詩文筆迹崔氏子孫世守之甚謹及丁酉倭亂存養樓燬

而簡編隨以散逸今其鄉人旣爲先生立祠祀之先生七代孫前參奉玟又收拾燼餘詩文尚得九十餘首以圖不朽之傳乃以題跋之辭命植植竊惟先生純實之行著於 聖諭淳德也中歲納祿遯迹山海高節也存心養性揭扁自警正學也有一於是尚可師範百世况兼有之者乎抑先生之退當景泰二年辛未越四年癸酉七年丙子國家禍故相繼縉紳多及焉則先生之舉誠若炳幾保身者然以此世尤稱其明智以余攷之 顯陵賓天之促而魯山遜位之遽此天數也先生雖明智安能推測及此且先生在

世廟朝已解帶方之印彼時又何難之可違耶易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先生急
流勇退道與神謀自不蹈於大亂豈覬覦焉審幾通
禍者之足擬也今就是卷閱其人物則安平節齋之
事不可言也若河東高靈泛翁四佳諸公勳名雖盛
而情節或歉成謹甫諸人自靖則有之而奚足莫衛
其視先生清福完名當何如也噫覲斯集者不但揺
其詩文知先生之所存論其世尚其人亦可以見先
生之不可及矣崇禎丙子七月之望德水後學李植
識

引

村隱劉希慶詩集小引

劉村隱老於詩今年八十四騷雅之氣猶見眉宇間韓平公胠其篋得數百篇刪而序之傳諸同好皆清楚可咏余嘗謂詩本諸性學不必書要在蓄其精接其妙而已如翁閭井寒窶人曷嘗侈誦習勤琱繪如令經生學子爲也而所得有過之無他焉直以其清虛寡欲滓礦不留胷中加以一生往來名山水動有草石魚鳥之玩間接宗工才士逸民釋士磨礲浸涵自幼至耋如一日故其精英之蓄自有不可掩者況

當翁盛壯時國朝詩教洋洽軼軋三唐無論館閣鉅公方駕燕許乃若下僚外朝雄鳴高翥無非負外協律隨蘊溧陽之倫下至齊民小胥野鵲之吟沙鶴之句舉皆鏗鏘不失聲韵即如劉翁如白大鵬董是已當時號爲風月香徒香徒者庚流修稧之名也學士先生降禮接之往往酬詠其間藹乎三代風謠之遺意何其盛歟數十年間干戈刀鉅衣冠剥喪憔悴翁之徒亦皆夭隕湮埋非復曩世氣象而翁獨享壽擅名爲諸公所稱賞此豈無所自而致耶嗚呼觀斯集者可以論世可以知人毋曰自檜以下無譏焉可也

戊辰臘月澤堂李植題

送蔡司書裕後赴北幕引

向者僕評北幕僅半年初非時選也又值上將張甚奴視文士有不快意輒齮齕之僕於時但日飲燒酒靡所可否事間奉方伯指揮一出六鎮仍得徧窺塞垣荒城古戍無遠不到或引老校舊裨登高指點詢問表裏山川外至韎鞨之墟慨想我 祖宗開基啓霸侔跡岐雍與夫謀臣猛士鱗襲雲蒸佐成雄武有以也而憤今時胡虜之倔強爲之扼腕酸鼻者累矣然此徒壯年粗心耳於旁人且不以相語況敢措一

辭規一策妄自衒於油幢間耶今者大司馬以北路
武將多不法而元戎困於籌畫請别選三司英俊充
其幕佐銓衡再注而得蔡君伯昌君以妙齡登大科
出入臺閣聲望高于時爲人端介深密不喜飮酒念
朝廷選任之重嶷然有當官之心嗟乎此眞許事哉
君到北幕當日有所爲或有以僕向時之事導君以
便逸者君第應之曰時不同故也崇禎庚午夏德水
李植書于漢城西寓舍

䟦

題銀臺秋興圖

畫四人臨壑憩亭泛江各一幅弁而署之曰銀臺秋興圖銀臺無是事也是秋臺中曠二員吾四人晨夜押尺一文字襆被遞直卒卒靡斯須頃得騁登臨之興夫三景者坐馳而已故爲是圖時出壼榼展而侑之几席之間覺迢迢有西山爽氣謝靈運宿中書省詩曰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豈當時無工畫者耶仍相與一笑今歲天啓乙丑畫者國工李澄德水李植識

題兵器都監契會圖

監鑄兵非契事也而叙而列之重其役也當适逆之平也宮府武庫蕩然我相國完平公體察中外諸軍

事躬奉　聖旨勗率二三僚吏募工起冶大修諸戎
器迺二三僚吏昕夕程課役不動衆勦力以倍功財
不傷民拮据以致用始于甲子某朔越翌年某月訖
事於是宮府武庫曁關西營鎮咸取資焉其事固重
大而勞亦至矣嗟夫凡情勞則相親佚則相忘即二
三僚吏昕夕勞苦以訖大事又作圖署名欲傳之久
遠可謂佚能思勞忠厚之至也植無攝事多程課特
少其於文字賛襄之役則所不敢辭若夫修契宴飲
之事則且待國家大定艱難觧甲歸馬然後買羊釃
酒得從相公於園林鐘皷之暇以叙一時勞悴之狀

且未晩也姑志之

八谷集跋

右具文懿公諱思孟八谷遺稿八冊長公綾海君宬撰次手書為八卷藏于家今其季公綾城君宏統制水軍于湖嶺用俸餘鳩材將謀入板植慮其工役之鉅而印布之不廣也則又就元稿刪為四編凡辭三首頌一首詩五百三十八首疏四首劄子二首表箋三首祭文十三首墓誌三首序文一首總五百六十八既訖工屬大學士谿谷張公序之其未梓詩文及挽詞若亂後弔亡錄之類多載近時名公賢士事蹟

後之覽者必有所取之矣植甫冠遊公門公時年已七十猶静坐讀易傳本義日有程課其於文字雖狀牒札翰之微必致恭恪無一字苟率其書法頗工而雖在急遽間未嘗作草書居常不以文翰自任賓友間未嘗評隲詞藻惟親子弟或以一代宗匠才子之作私爲請教焉則公雖不欲雌黄殊少許可意色蓋世方騖於左馬魏晉格法而公探賾經傳取裁于宋氏以該暢縝密爲主則其不相合固宜今是集之出學士大夫不視爲弊帚者幾希然而夫子之言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愚亦以爲由今日欲究觀先輩慤實敦謹之風
而有所希慕焉者於斯集亦可以得其大槩矣

芝峰集跋

芝峯李先生恬靜守中研究墳籍平居門絶雜賓賓
客亦罕贄刺以植之孤陋晩進雖幸一再登龍亦未
敢奉款承誨以究剖劂之妙戊辰入都幸復升堂質
疑始蒙先生示以所論述類説十冊且命植題跋其
後植敬喏而退未及卒業而先生遽捐館嗚呼慟哉
今先生之胤二斯文方梓行先稿抄本若干卷而以
先生嘗所命於類説者申之植既不敏于疇昔殆無

以副先生勤教是懼其於斯集宜不忘一言之發顧
諸公序引備矣如植亦何容嘸說抑惟念人雖至巧
不能左畫方而右畫圓古今文章家固多兼包衆體
矣然長於文者詩或類文專於詩者文亦類詩豈非
同工異曲爲尤難哉今先生績學旣富文體咸備蔚
然爲一代大家而乃其詩簡古清絕出入三唐雖累
韻疊篇而終不失調格此誠古人之所希有者倘非
恬靜研究之效歟後之讀是集者幸以余言求之則
庶爲模楷之一助云

諺解家禮跋

禮不難行於朝而難行於野其行之難非盡情之難
難於盡其文而已國家既定五禮儀乃今參引先正
定論以損益之以至公除謬制悉從釐革仁孝之道
自上達下大本立矣今觀嶺東民俗至僻陋然窮村
細民率知謹重喪祭獨患其師道闕而載籍未徧無
以盡其節文焉耳故大諫用拙申公曾按是道興勸
敎學士民至今稱之今其大胤玄圃公繼美旬宣以
公所撰家禮諺解一帙入梓行布將與域內共之而
於嶺之僻氓蒙學有情實而無節文者得之爲尤幸
余既印藏于校且勸各坊置一本舉而從事仍識卷

末俾學者知風化所自

題東陽尉申公東遊詩卷後

樂全公之觀於嶺東也藝苑諸公祖餞以詩會余有宰杆之 命先其餞而行然杆中於嶺邑之九澗亭月樓實屬迎候地而余適過鄉壠淹涸兩旬後其迎而乃抵杆在杆朞歲國艱親癠又不能徧躡公遺迹拾其咳唾以充幽賞則余於樂全公之遊前後盖有三不遺焉逮茲蒙 恩召還也間與僚賢從公于禮坊書屋公示以東遊詩稿曁贐章一軸余每伸紙疾讀便似湖光岳色溢於尊席間向之所恨三不遺者

不覺飜爲一可快也噫文字之以備不遺也久矣今余朝夕乎諸公間而向平之遊尚期未耄夫所謂三不遺者特其一過逢之差耳然猶以得見斯文爲快如使數十百年之後操毫好古之士幸得此軸而閱之則公之雅韵奇蹤與夫一時擅場詞翰之盛當復躍然如覩寧不曰朝暮遇之哉姑記此以俟

仇十洲女俠圖跋

古之畫婦女盖以寓監戒如女圖所載節義之際及紂醉踞妲己之類是已仇生作女俠圖未必有此意要之取舍不純然亦足以警夫無義氣丈夫矣東陽

公出示此圖其畫品絕佳尤可寶也崇禎癸酉臘月
南宮外史李植識

題崔縣宰歷代圖

余嘗觀温公歷年圖廣記而横看累成卷帙便是一部鈔史是何能一覽盡了每欲就一障面添列為圖與寰輿圖對揭堂東西壁以便朝夕考閱頃裏病昏憒有志而未能也崔令宰汝益氏通邃史學創作此圖用意甚勤其規模則與余所曾留意者相符而旁附東國歷系則他圖記所未有也大抵讀史而記事與言不難而記年代名數為難記中國年代或不難

而記吾東年代爲尤難此圖於操筆之際開眼可檢其有益於後學豈淺末也哉崔公名尚謙本朔寧人世仕于京家傳文獻云

鏡軒詩稿跋

或問顔淵宜壽而夭朱子曰衰周和氣有限釀得仲尼已多也噫今天下之氣旣衰耶余雖僻陋寡聞然自旣冠以来親戚朋徒有有才而無年者指不可勝屈噫何其酷耶余友洪君勉叔有子曰九淵余偶不及見而余弟材獲與交故甞稔聞其資粹學透真生民之秀也不幸沉綿苦疾積年呻痛竟不起年僅二

伏恐作服

十五其間平健親書冊之日苦少而今見其所遺鏡軒詩稿一卷則清絶隱約大有荊楚之韻而發之以選家格法雖其秀而不實致遠恐泥然其資學之懿可以推其餘者在此一斑寧可使泯没而無傳耶余既校定其可選者若干篇仍書其後歸之

五峯李相國遺稿後題

植從幼僻陋無師資幸以家巷之近得從東岳叔父稍窺文藝藩閫而廼叔父所伏事則畫一世宗匠鉅人而五峯李相公最親且久嘗佐其儐幕迎送 詔使極文苑塤篪之樂植又嘗與相公猶子今洪牧子

方氏景義赴叔父監軍儐幕所謂門生門下見門生者於植益重顧因淪落晩出中歲始獲謁相公相公時已踰耆耋倦於筆硯雖蒙提掖稱奬之勤而終不敢干一言之賜付姓名琬琰中以爲終已之恨今相公大胤府使君景嚴方屬洪牧印相公遺稿行布而特以編校之役付諸植則知相公平日以植爲可教者意非偶然乃不敢辭而就加考正又慮工費之廣紙簡之儉則不免時有刪取以待續集之編元稿非相公手輯乃府使君所隨手裒聚時序或失次而不遑釐改覽者宜無誚焉且惟古人所謂文章乃經

世大業者非止謂賦騷詠歌凡禮樂制度訓謨辭令之著於文者皆是也相公當 穆陵西幸之後處宣公内相之任自奏請 天朝訓諭國人以至東征文武衙門往復書檄皆出公手所以導揚 明旨鼓動群情以毗佐開濟之功甚鉅而其文多倚馬立草旋皆散失甚可惜也植又嘗與聞相公之學本諸論語博采禮記左氏班史之長故其文有質有華雖不囿於格而意明理暢自不墮陳言臼壘中其詩絶去常調无忌死語奇峭挺拔得老杜夔峽之音而戛出筆墨蹊逕之外宜乎世之取青媲白以為工者之見之

也或不省為何等語也要之後來當有隻眼之評論
則植豈敢識焉而已矣

支離子贊後跋

谿谷翁杜門謝病改號支離子自為之贊以示余余
於是日適見除目翁似有夢巖之兆旣演其意續之
末句且以寓戲曰支離子居城市而志山藪誦周孔
而諷莊釋雖疢疾嬰其軀而神情愈自適以旁攏為
宇宙以几席為蓬瀛呻吟雜謠誦芝朮間肉粱春花
兮富貴秋葉兮灾殃優哉游哉聊以宴息盖不獨支
離其形且已支離其德者矣然吾恐支離子復如哀

駱佗加魯國之卿相則其將遐舉而辭之乎抑將強起而當之乎是又未可量也呵呵

記

潼關新構大廳記

萬曆乙巳春忽部冠陷潼關戎鎮將燒夷俘掠空其城去朝廷即用前萬戶元某為僉使俾重新之元侯略既完聚而便因廳事隤址創大屋未墍障而瓜熟後歷白宋李三使卒能鑿鑿有聲然於廳事之役則未有繼者甲寅歲柳侯持敬始來嘆其經始之勤而舊貫之未復也迺於軍政之隙捐俸鳩材晨夜展事

工徒之費不剩見粮摶埴之役徧及私從不逾序而
盖覆修繕之功訖大廳凡四楹有前廡東西軒房如
廳之廣窓牖堦戺莫不精緻賓僚有止部曲有瞻耆
老婦女咸嘖嘖言曰吾鎮今始大完矣嗚呼潼關當
四鎮之要衝值百年之灾禍幾不克復振幸賴諸使
之勤力城池兵械睎古有加堂舍之成更侈于前觀
玆非一方之慶也歟柳侯又欲誌其顚末扁示後来
来請甚屢余聞柳侯之竣此役也節度公因閱軍實
併上其勞旣蒙 恩許甄賞而有司寢其事然柳侯
不以是芥意顧眷眷焉惟文字記述之爲求者何耶

古之功名之士雖身在褊裨迹屈行伍猶然奮忠立義聲烈炳于竹帛事業垂於春秋視其紆青拖紫無能而磨滅者未知孰為愈也今侯不肯以夸一時者為貴而以圖不朽者為榮則其志可謂遠矣他日侯之捍大難立大勳圖麟閣而勒燕然者固於是乎始豈區區完一鎭一堂而止哉顧余詞拙不足以傳永而竊歆侯之志旣思欲表出之仍諷諭壯來將士使知古稱立功名者其歸在此而不在彼也丙辰月日兵馬評事李植記

金堤郡縶駒亭記

直郡廨南五十步鑿方池縁廣約百步深可負小舠其中築土為洲占池廣四之一洲上起小亭只四楹設周阿曲欄橫小板橋以入池中種芙蕖四隈編荻爲籬籬内削凸爲砌樹竹千餘竿總而扁之曰縶駒者吾從父郡守李公安民寔經理焉先時嘉隆間有沈侯鎰者實刱而名之既兵燹而夷矣歷數十公而莫克修舉公莅印之明年歳屬暵乾仍鑿池以資汲以其隙併復是亭規模精備視昔尤焉其稱縶駒志留賓也詩義主惜賢而此揭于賓者贊賓賢也夫賓者四方之人也何以逆知其必皆賢而贊之乎曰君

子慎所好所好正則斯爲賢矣水智者樂也池臺賢
者而後樂也竹譬貞蓮譬潔則非賢聖之所儀則乎
是郡西濱海地四平稻田百餘里無丘陵溪澗經緯
其間旱則揚埃壒水則沮洳淖滑萑葦之所蒙翳蛙
魚之所畜聚於湖南最爲卑邑故凡賓旅之往來也
雖其供帳備使令給儀幣充飲飫酣顧眄遠近無足
以怡悅者及其驪駒在門鐃吹先路主人揖客而登
斯亭也則向之濁者清卑者爽蒙翳者疎秀悠然而
靜粲然而明悅然若乘流扣枻近蓬壺而風引之也
則其疎精滌煩發之咨諏謀慮之際豈淺鮮哉其能

樂而不厭徘徊而不忍去者必能觀物媲德以爲儀則而不徒以飮食財幣窮口腹欲爲重者乎即其驅不待縶維而果賢矣斯肯自留耳其不能然者或反是故曰所好正則斯爲賢矣抑其修廢政飾公宇因地闡勝葺惡爲美以燕樂嘉賓心者獨非我主公之賢乎其所好可不謂正乎顧余於公爲私屬又倦遊其不可有說辭於賓主之間也審矣登工歌之席賦詩以相贈答以謝主公經理之勤而盡遊覽之適者將必有薦紳先生至矣敢以是私布之從者

斗室記

舍弟材寓居常山縣之斗谷就寓舍西北偏稍淸奥處築室三架覆以茅制從儉以爲宴居讀書之所余名其扁曰斗室盖俗謂室之方而狹者曰斗室國音谷亦謂之室因谷而名室亦從簡也亡友任茂叔嘗爲人作斗亭記數千言其說以凡人往來於亭中者如以斗量物仍歷敘世間人物數十種其文倣包朴子人品而語特奇學者多傳誦焉今材寓居僻塢人物之往來絶少止以是爲讀書之室不當更取任子之說騈拇之也特以余之少來讀書粗法竊相授焉余性甚魯習甚慵少又多疾病不能着力讀書雖病

閒輒親簡冊讀不過三四遍甚則一遮眼而已然方
其讀閱時經則略究其義理而驗之於身史則略究
其得失而擬之於今詩若文則略倣其意義而思欲
出之於吾之口以此方其讀時覺有味久而或能記
也其後視與余共讀者頗聰敏且勤讀輒倍數而常
苦忘余恠而究其故則曰吾讀經要通之於講席也
吾讀史或讀詩若文要采之於科塲也嗟乎經以明
道史以稽古詩文以纂言是皆聖賢進德修業之資
固不為科試設也而學者以是心讀之則固與古聖
賢本旨相刺謬矣其汗漫遺亡何足恠哉噫余向者

讀書雖不以科試爲心而所病者畧而不精也故雖驗之於身而無以充其志雖擬之於今而無以施諸事雖思欲出之於吾之口而無以潤色於撰造至今兀然爲一庸人耳顧以其讀之有味而久而或能記故反有資於科試而得之此匠慶忘賞成簴之效也今材貧而多役常苦不能勤誦習幸以吾法試之則未必無所補也如欲更究古聖賢讀書之法則有不然者所謂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其大要也顧吾未嘗行之不敢必之於材材如有意於此則可以捨我粗法矣

鬱巖寺記

鬱巖寺在原城之北峽江之沱巖壁之巔其名義或曰以其林木茂鬱而得或曰以其巖石離立類排籬然東人謂籬為鬱故云其山本白雲之一支至巖後斗起而周遭益幽而邃其水出雪嶽南洞納洪橫砥三縣諸溪至巖前益廣而深其間層巒鏤壁沙石洲渚之勝不可一二記而至巖之左右益奇而峭巖之最高者削立千尺上平而有凸可憑築其後為臺有松數條蔭之始鄭方伯敷搆小亭其上為退居之所無何其季子某寓榻讀書一夕暴死鄭公傷焉則捨

而與僧於是龍門山人惠宗就刱一蘭若除其亭爲
生臺因巖而名寺有房有軒庖廚庚湢具焉而軒最
宜宴坐靜觀凡江山花木四時之瓌麗萃矣余與惠
宗有支許契卜家砥山東谷與寺隔一嶺每和時妍
日乘興理屐至輒彌旬忘返前後賦詩三十餘篇二
三冠盖以余之喜遊也頗挈壺榼以從咸謂關東山
水名天下巖之勝又邇都會之治而古無傳說之者
乃於今始顯豈人情貴遠而忽近故耶抑有偶合之
數存耶今年余再三遊焉屈指創寺之歲今近十七
曆而丹青之飾已晦況吾與山人顏髩益凋謝非復

曩日之徤矣想從今以往更千百歲山巖之狀不改而寺之或興或廢不可知也雖然逝者順之而已爽鳩氏之樂豈可專哉後之好事者苟能思其創鳩之勤而加之葺治以追吾輩之好賞其亦可也遂疊其十景韵以賡之

讀書堂南樓記

湖堂燼於倭亂堂遷亦廢自萬曆戊申復權寓漢江故軍營爲堂營當襟帶之要形勝不減舊堂而其南樓本爲瞭候設故尤於登覽遠近爲宜然自番廩之停吾儕徒備虛號即堂雖設而官僚歲不數三至守

直趺簡風雨莽之垣頹尾落樓亦將圮頃歲辛未間
僚友晩沙李君景義慨然思有以新之需得若干材
力就加葺治易腐起傾丹堊煥焉諸先生嘗以暇日
置酒一暢咸謂斯役出於時詘雖小架書樓亦不可
無記以識沿革仍屬筆於植植於斯堂之興廢盖嘗
有感於文運之盛衰矣國初承麗氏之弊僧坊尼院
郭外殆遍其後次第毁移書堂凡三徙皆直梵唄之
墟即當時崇文闢異之義今可想見即中興數十年
間内地實無兵革之虞乃以廢軍府借爲登瀛之所
盖亦駸駸乎偃武修文之一端即奈何西戎復狺日

事兵粮使斯堂也不復前代之盛觀顧以李君一時
修葺爲厚幸其亦可悲也已雖然無陂不平有蠱卽
新方今文事之廢極矣極則當變　聖上留意振作
特以時艱未遑耳行且廊淸氛祲增輝奎壁斯文之
興必自書堂始則安知李君此役不爲將來復舊規
之先兆也耶是爲記

澤堂先生集卷之十目錄

墓誌

李淑人壙誌銘并序
李淑人壙誌銘并序
綾昌君墓誌銘并序
曹主簿景仁墓誌
淑人沈氏墓誌
先府君行安奇道察訪 贈議政府左贊成墓誌
亡兒老農壙誌銘并序

外姑　贈貞敬夫人具氏墓誌銘并序
沈孺子搪墓誌
唐興府院君洪公進墓誌銘并序
青雲君沈公命世墓誌銘并序

碑銘

息城君李公雲龍墓碑銘并序
左賛成　贈領議政綾安府院君具公思孟神道碑銘并序

墓碣

歙谷縣令李公碩亨墓碣銘并序

宗室德山守墓碣銘
司饔院正李公師聖墓碣銘并序
順川郡守 贈吏曹叅判唐昌君洪公汝栗墓碣銘并序
墓表
宣敎郎尹君滉墓表
沈舍人光世墓表

墓誌

李淑人壙誌銘 并序

驪州牧閔公聖徽有繼配曰李淑人李之先出韓山自稼亭父子始大高祖諱某某官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治司憲府掌令掌令娶廣州李氏判書諱潤慶之孫進士諱士欽之女以萬曆乙未四月二十七日生淑人年十九適公公已釋褐累官至工曹正郎俄出爲寧邊府判官進階通政遷錦山郡守陞今官淑人從歷三治閫政背飭爲今年天啓壬戌

七月十日卒于州之寓舘得年僅二十八始李氏世官饒於財子弟侈掌令公早世毋夫人憐淑人幼孤教率頗簡然淑人天資自慧順奉君子無違禮公清貧甚性尚儉淑人履之若素無難色故公亦宜之是年月日葬于某地淑人無子前淑人子震亮嗣銘曰

婉婉令姿宜壽而夭祀又非己出兒惟乃辟之悲

李淑人壙誌銘 幷序

驪州牧閔公聖徽旣喪其後淑人詢葬地得於州之某地公曰噫吾前淑人有子後淑人無子若以葬前淑人廡儲靈蓄祉俾世世無廢祀亦後淑人之利遂

開淑人墓于南陽某山遷窆之其正兆後淑人別葬其
右如干步自有誌淑人姓李始封祖曰孝寧大君諱
補 太宗別子也孝寧生安康正諱㝗㝗生湯良副
守諱孝堅孝堅生觀城令諱萬壽萬壽生忠義衛諱
義貞義貞娶將仕郎竹山朴千齡之女生淑人年二
十而歸于公公少孤無資仍贅于淑人家淑人家時
寓海州亦單儉公方下帷力學不問生產淑人躬苦
淡以奉朝夕惟謹及公登第仕又寡諧由承文院正
字出爲咸鏡道評事入爲刑曹佐郎俄出爲江原都
事栖屑內外未嘗年歲淹故淑人猶在故庄尋卒年

三十四矣公後歷寧邊府判官錦山郡守至今官階爲中大夫將有命婦之誥祿俸稍羨孤幼咸賴然淑人皆不及見也淑人生己卯三月三日卒壬子七月二十七日初葬用同年十月某日改葬用今年十二月某日有一子曰震亮娶今黃海道觀察使李溟女銘曰佳城鬱律嗟茲淑人之室百歲之後公歸其處伊子孫之祐

綾昌君墓誌銘 并序

綾昌君諱佺我 宣祖大王之孫定遠大院君之子今 上之季弟也先是 宣祖第四子信城君早卒

無子 宣祖以公嗣信城夫人申氏實撫養公壬子
冬襲爵封君禮也公天性孝友處家無違行年雖幼
稚雄偉有氣度有材伎馳壯馬射命中不學而能平
居沉默喜慍不形而言議偉然長身廣面神采動人
光海時誣獄數起皆奸臣希旨陰嗾死罪因上變因
赦其死大封僞勳由此死罪因多募效告變者萬曆
乙卯八月姦烝人蘇鳴國從獄中上疏誣告申氏從
兄景禧謀亂且以推戴誣公盖鳴國之獄景禧賛之
也光海旣心内忌公又聞飛語 大院君宅有旺氣
於是按獄益急死者甚衆然卒無驗當時推官皆慕

恣鍛鍊靡不至猶以爲公無可坐讞上光海特命安
置喬桐築高墻圍棘以守不通烟火公冬月寢凍朝
晡二飯雜炊灰沙不可食時有官僮壽生監守在旁
私以其啖飯進未幾守將覺之不許官僮飯棘内公
知不免手書付壽生辭决父母遂卒十一月十五日
也癸亥今 上即位擧卹典追贈嘉德大夫後加贈
顯祿大夫凡主張搆害公者皆伏辜壽生初秘其書
不敢發及是始上之宮中大慟公生已亥七月十六
日得年十七未授室無子便房生一女未行初葬楊
州羣塲里崇禎庚午正月壬午遷葬廣州南漢山北

麓鞘洞坐庚之原 命官庀葬用一等禮公潛德早殞行迹無可徵据植所聞睹記其大者以爲誌且爲詞曰天發殺機孰知原兮雲虹渤潏黃道昏兮枳棘栈栈鍛鸞鵷兮鱣鯨血喙噬龍孫兮嗟嗟宗英罹此冤兮以賢賈害佻生斁兮物極必返 聖陟尊兮奚不少貰備屛藩兮丹旐黼翣移祔門兮巫陽下招来毅魂兮堂堂壯魄瘞厚坤兮百世共長芳烈存兮

曹主簿墓誌

曹昌寧大姓也有諱欽尚高麗太祖女身及子孫八代爲侍中入我朝有諱繼商爲 中廟朝名臣勳封

昌寧君官至右賛成生諱先遠亦閫人判敦寧府事生諱大乾僉知中樞府事娶茂松尹氏生貟諱瓘之女以嘉靖乙卯生公諱景仁字某中巳卯進士仕爲司圃署別提或罷或復終司𩫖寺主簿壽六十一乙卯纔周也初葬某郡某山之先兆後改窆于某坐之原配豐山沈氏議政府右議政聽天相公諱守慶其考也擧一男三女男曰文秀巳酉進士登甲子文科前任司憲府持平女長適士人李碩隣次適𠡠奉韓㥯次適海州牧使朴遴文秀娶右賛成李直彥女有二男二女男曰漢英丁卯進士女適愼聖三次適某

李碩隣有一男曰垕女適舉人李熈民韓爂生一男
一女朴遷生一男曰天球甲子進士公早陞上舍本
名家子又壻聽天相門所接識盡貴人也然而官竟
不成豈非命耶公以植內外親皆同譜又嘗同里居
每降禮辱與之昵由是獲從持平君遊數以文字會
公見輒喜甚逮植在朝持平君踵登科踐歷清顯將
光大其門户則公皆不及見也嗚呼人事之不可常
如此百世之後觀余文者尚有以護其壙穴哉某年
月日某官某誌

淑人沈氏墓誌

故主簿曹公諱景仁有賢配曰沈淑人生嘉靖丙辰七月癸酉卒崇禎庚午三月己丑距公歿十六年將用是年五月壬寅祔葬于曹公之墓孫子持平君文秀泣寫行狀使冢孫上舍生漢英來請余誌其壙余於曹氏再世綴戚嘗同閈升堂聞覩淑人懿行已稔固不待狀而明也淑人本豐山著姓右議政致仕聽天公諱守慶之女也生有美質婉嫕貞靜志操卓然聽天公愛重之異諸女甫九歲丁内艱執禮哀毁有踰成人議政公諭以變禮甚懇淑人哭泣不從公不忍強也十五歸曹氏事夫事舅姑一以孝敬姑嘗有

疾憂悴供藥至躬浣裙牏不以病褫委婢僕主簿公
多姬妾雖其善否不同淑人皆以恩禮撫育其視世
俗婦女妬忌之行不啻若浼其奉祭祀必親執膳品
終身不懈諸子女請代勞輒不許曰不如是則何以
盡吾誠其姙子起居飲食一遵古人胎教既生長教
誨漸磨不苟而嚴動有師法閨門雍肅絶無叱喝喧
譁之聲詳以辨事莊以涖下待宗族處隣里情信周
洽平生不醜貧窮不歆富貴雖値困歛處之晏如也
其才敏過人毋論女紅精巧閱書史通大義屬文臨
帖以至奕碁小技皆不習而能然皆韜晦未甞以語

初本道上有家字

人常曰組紝籩篚吾職也文於何有惟服習女訓諸篇至老不忘聽天公常曰此女中賢聖又曰吾門有女文章其奬重如此持平及上舍君皆從膝上受章向早有文名嗟乎道之興莫不本乎梱內古者女史彤管有記劉向之徒載之簡冊所以為監戒者備矣如夫人之行獨患無記之者不患傳之不永耳聊掇其槩以誌諸幽子女內外孫已載主簿公壙中故略

先府君朝奉大夫行安奇道察訪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墓誌

先府君諱安性字養伯徳水李氏始祖諱陽俊保勝

將軍贈同知樞密院事生諱劭知三司事贈知門下省事生諱允莖版圖判書贈僉議政丞生諱千善樂安伯謚良簡生諱仁範軍簿佐郎贈政堂文學生諱揚工曹叅議　贈工曹判書生諱明晨知敦寧府事謚康平生諱抽温陽郡事　贈左賛成生諱宜茂司諫院司諫　贈領議政於府君為高祖曾祖諱荇議政府左議政祖諱元祥中樞府都事　贈吏曹判書考諱渉成均生員妣宜人河東鄭氏考諱賢孫昌樂道察訪祖諱承祐司僕主簿曽祖諱敬祖忠清道觀察使領議政河東府院君麟趾之玄孫也府君以嘉

靖甲寅五月庚戌生萬曆癸丑八月十二日卒葬于
砥平之東白鵶谷之原配茂松尹氏工曹叅判 贈
左議政諱玉女生一男二女男植女長適進士具仁
至次適舉人權勣側室一男二女男材戊午進士女
長適叅奉崔奉憲次適閔徹植三男三女男長晃夏
次紳夏次端夏女長適鄭鈐次適進士安光郁次適
進士趙脩具氏生二男二女釜崟女長適李積次未
行權氏一男幼初生員府君寢風疾終于古阜外家
庄府君累歲侍疾仍失學家業零落及喪年甫十七
能竭力服孝廬墓以祭祭必沐浴隆冬不怠至成疾

瘕每日一歸見大宜人雖蔬菜必致甘羨兼幹家務
禦豪奴修廢事條理整然服已奉大宜人還京師恭
判公聞其志行旣甥而弟教之治詞業益勤然屢試
不中年四十六始筮仕補都監官監營繕選勞陞主
簿尋以臺論與同陞人皆改正久之復尚衣別坐仕
滿授安奇道察訪又仕滿未遷丁大宜人喪府君素
健碩善飮食寒暑不病人皆卜其壽耉及在艱執禮
如少時子女諫不聽自此羸悴多疾後六年辛壽僅
六十以植三品從勳累　贈至議政府左贊成府君
平居夙興夜寐常處于外終日欽欽如對大賓其接

人欵曲而不狎也其莅事詳敏而不刻也其料勢揣情往往能奇中而無所逆臆居官服勤行簡吏民愛而敬之所臨雖卑小咸有勞效為長官所稱其在安奇集流逋增馬額殺頑惡吏一人以除衆害即其親屬一無怨言吏卒稱頌到于今不衰凡遇子弟僕從迎送敬禮恒如府君在官時其為政可觀者皆類此然府君性拙直不事交遊自經倭亂不樂居京往來畿湖間優遊卒歲由是仕不遂居常惟奉祀養親之資是憂亦未嘗干人隨遇竭誠而已嘗戒植曰吾聞先輩言我國必以朋黨亡今果驗矣汝雖僥倖登朝

愼勿交結名士爲世所指目入則典籍出則知縣足矣及疾篤區畫身後事懸料有無以至殯斂葬祭之宜纖悉畢詔恂恂如平日語畢而逝盖府君天資淳厚服習訓典雖不以文學爲長而樂善思誠知之而未嘗妄作平生所養實有大過人者故於死生出處之間能從容不紊如此不肖孤嗣事承教行之不篤屯蹇貧弱殆無以振起家業而光祠祀罪固大矣然惟孤独自信屢躓而不悔者以尚有先戒在也昊天罔極嗚呼慟哉某年月日孤通政大夫前任司諫院

大司諫知製 敎兼春秋館修撰官植謹誌

亡兒老農壙誌銘 幷序

兒生萬曆壬子三月丁未屬時屯難名以老農欲其早而全也然兒宿神慧四歲能辨字畫偏旁背文誦義親戚過其父母者一問其姓號行列後輒不忘曲致恩意家貧薄飲食雖飢饉未嘗啼哭母有疾必敬問所苦勸飲食食已乃安父遊宦北道日夕必候門以待見烽火輒報母曰父邊平安信至矣累月不失一夕其嬉戲或過度長者一叱勑後不復作六歲已毁齒見賓客起居恭謹閒雅人多異之父少志於學每自病氣質偏駁輟而不講及見兒性行純粹迥異

凡子喜曰此殆庶乎聖人之於天道亦命也將挈歸山堂盡以平日所聞見次第教告之以冀其成材焉則兒已病瘦戊午正月十四日夭嗚呼兒寢疾二十餘日食不能下咽唯求藥物雖苦必強進長者近前即辭曰病穢毋近我端拱正枕目不交睫而未嘗呼痛至肌肉盡毀而精神思慮不昧既死視其衣褥絕無涕唾便液滓涴其端潔如此嗚呼可惜已兒不及下殤斂以槥櫝葬于白鵶谷祖考墓側箚置遺衣忌節祀之終父母身而已嗚呼是禮也哉是禮也哉銘曰杉耶松耶盈尺封者農耶父某官德水李植汝固誌

外姑 贈貞敬夫人具氏墓誌銘 并序

贈貞敬夫人綾城具氏議政府左贊成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綾安府院君諱思孟之女玉果縣監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議政府左贊成青川君諱俺之配司憲府大司憲青陽君諱義謙子婦也青陽之伯兄曰温陽郡守 贈承政院承旨諱仁謙無子以玉果公後實主元舅青陵府院君諱鋼之祀夫人十四而嫁時沈氏方隆赫聘以六禮夫人姿相端麗儀度閑習親賓嘖嘖稱慶及入門和粹貞慤未嘗過差姑舅娣姒無間言夫人體

素羸弱又多經産致乖居常不離枕幃觀者咸懼其
不長逮王果公卒于通津山庄夫人自製衣服莅殯
歛朝夕血泣終三年不懈而病不加自是子姓婿婦
相繼夭殞至有刑禍者夫人致哀營喪一無所愛以
至肌體消瘦不能起居而精神不爽尚以延息十餘
年人謂其誠一之所致云夫人生于嘉靖癸亥六月
二十一日四十七而寡當癸丑之獄長男應教君謫
固城海上後二年夫人挈家就見仍僑寓密陽之三
郎浦庚申十月十日終壽五十八明年辛酉權厝于
靈山之靈鷲山越四年今　上反正三男青雲公居

靖社首勳追 贈公貳公而夫人得從 贈於是青
雲與弟姪議以夫人歿在南方卽葬南方精魄已安
又術人云靈鷲山有吉兆乃卜乙丑某月日啓厝易
銘窆葬于坐艮之穴子孫從葬夫人七男四女光世
登辛丑文科官至弘文館應教次梃世仁川縣監以
金延興女壻死於癸丑獄次命世卽青雲君前任工
曹叅判次長世今昌寧縣監次安世有文才年十九
夭次弼世未授室夭次熈世進士壻柳儁次成汝容
皆舉人早夭次李植次李承亨坐父累壬子禍夭應
教有男四女二男長檍庚戌進士早夭次檍前叅奉

次檍次榕女壻曰林墰生員曰李楫仁川有一男二女曰稰壻白弘一監役次未行夭青雲有一男一女男槽未授室女未行皆慧而夭昌寧有一女熈世有二女柳儁有二男二女男斗望早夭次斗卿女壻李舳次未行夭成汝容有一男雲翰一壻元振滇都事植有三女三男壻鄭鈴次安光郁次趙倫男冕夏餘幼嗚呼國家運纏陽九衣冠鍾毒之族夭禍人刑比比顛殞其間自以滿溢招損者多矣若夫人內外名卿家周禮所秉夫人坤德安貞宜享祉錫羡克昌厥類而顧乃憂感流播剝喪殁身何其酷耶豈盛衰之

交氣數之變推敓其閒而定勝之理終有待耶堪輿家術聖人所不語諸君唯人事之盡也不能無冀幸於斯噫亦可悲也已銘曰維南脊絡氣磅礴根原太白帶清洛乃啓靈迹窈以廓誰歸其宅淑且婥世途灾厄幽亦樂北南奚擇釁或惡靈惟無斁尚委託乘生培脉宜福澤本支千百衍祀祏納銘告穸詞無怍

沈孺子壙誌

沈孺子生而神慧三歲能學文一經指授便不忘四歲解圍碁與長者對局長者叱喝爭道以試之孺子詡詡笑應終不失色辭稍長通經史子集作古律詩

初不甚勤學而純熟渾雅類館閣老手旣冠從余于
砥谷方大肆力於文學余竊覵孺子往在孩稚資頗
豪橫若不受羈束曾未幾見而德器完粹言行諄謹
有老成人風文辭又如其人余固喜而疑之旣而果
病死嗟夫上古聖賢生知夙成而靡不得其壽中古
以還大率反是季世特甚方技家至以此卜小兒夭
壽噫何其異耶古今風氣淳漓之不相入其猶燕越
人之互病耶余未聞窮饕之倫有壽於古者卽後之
賢聖多不祿殆由此耶其得至淳至淸而尤弱夭者
有以也夫嗟乎天道之不勝於氣之偏久矣孺子生

當萬曆丁未歿以越十五辛酉豈吾所謂季世特甚
者耶仁者不忍世之昏濁而有舍生全性者卽孺子
之得乎天而夭乎氣夫亦奚憾孺子名檣靖 社元
勳青雲君沈公德用配貞夫人完山李氏胤也孺子
無他兄弟只一姊甚慧先二年夭年亦十五後二年
公佐 聖戡亂以布衣起家至宰相然公悼念二殤
子語及輒涕沱忘其身之貴也孺子墓在原州劒丹
里余嘗讀程氏邵公墓文歎其精雜稟生之說而悲
孺子之不幸推其義而誌之

唐興府院君洪公墓誌銘 并序

皇明萬曆丙辰十二月癸卯本國忠勤貞亮効節協
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唐興府院君兼判義
禁府事知　經筵事洪公卒于漢京長興洞第之正
寢有司舉令式哀賻吊祭特從厚典　贈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
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明年二月己未官庀
葬具祔窆于驪州治北桂林塲先塋直巽之原柳川
韓相公狀其行月沙李相國表諸墓始終備矣今其
嗣孫郡守君正郎君將准禮埋誌圖弗顯之虞則以
柳川公狀並掇其遺事屬筆於植植每根先朝人物

事蹟如彼其盛而史誌闕佚殆無所紀載而泯焉輒
不自揆盖嘗有志於論述而未遑也今且得有所据
纂次名卿言行志業之大者以昭於後是亦一惇史
也豈惟後生末學詞列幽隧有榮幸而已也乃不辭
而爲之叙銘謹按公諱進字希古自號訒齋亦號退
村其先出自上國唐季遣八學士來敎國人洪氏其
一也賜貫南陽邑號唐城在麗代有曰由道同知密
直司事入本朝有曰師錫知中樞院事事　獻陵英
陵兩朝有征討功謚莊襄公於公爲六代祖曾祖考
諱以平成均館司成　贈吏曹判書祖考諱德演僉

初本處上有結字

知中樞府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仁祐成均生
員世號耻齋先生 贈議政府領議政唐陽府院君
從祀驪鄉沂川書院妣順天金氏清道郡守希稷之
女 贈貞敬夫人三代追 恩皆用公貴始司成父
子皆明經篤行而仕不諧俗耻齋師友退溪名冠士
林不幸早世公生禮法家端重夙成年十四耻齋疾
篤公血指和藥而竟不救則居喪服禮不啻成人嘉
靖甲子陞上庠丁卯丁內艱廬墓側躬執奠爨泣血
終三年隆慶庚午登第選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薦藝
文館檢閱陞奉敎薦弘文館正字陞博士世號此選

為南床位乃瀛洲重望而公季氏廸續登第同選為
正字兄弟更番時目為雙珠尋陞副修撰自是出入
臺閣屢為修撰副校理校理諫院則再為正言獻納
憲府則三為持平再為掌令薦兵曹佐郎吏曹佐郎
為正郎則再薦議政府檢詳為舍人者四歷副應教
至典翰間雖辭免或為成均典籍直講司成校書館
校理司贍副正司宰監正皆不淹時月癸未復為應
教時　上怒三司諸臣論劾李栗谷特旨罷貶補外
公得縣令龍潭龍潭山谿小邑公顧不厭畀隙盡心
撫字迄六朞不怠　上賜表裏奬之瓜滿遞還典籍

俄陞執義遷司諫復爲舍人應教歷成均司藝陞直
提學爲部推鞫廳叅治鄭汝立逆獄俄擢同副承旨
陞右副承旨是時逆獄浸滛公亦在捃摭中褫職下
理　宣廟釋不問壬辰倭難賊鋒逼京始蒙叙復西
班　車駕西遷公扈從至平壤復右副承旨轉至左
承旨進階嘉善時　行在危逼一隅庻事草創漢將
絡繹而至交際酬酢一日百變公爲禮房夙夜接應
動得懽洽癸巳三京平　車駕還次海州　御批曰
洪進久在侍從勤勞最著玆授漢城府判尹可先入
京師體行賑恤諸事公遂浮海達京撫安凋瘵　車

駕還都仍兼都摠管知義禁府事叅鞫宋儒真逆獄
加階正憲同知　經筵自是爲禮曹判書大司憲者
凡五爲吏曹判書者四爲左右叅賛者四爲刑曹判
書者一其間辭遞就閒同知中樞知中樞者五判中
樞者一兼帶則知　經筵世子左賔客者再知春秋
者一同知知義禁者三判義禁者三都摠管者三常
兼備邊司承文院提調此其大略也其始判吏曹也
數月而引疾　上命議于大臣仍任亦未久辭遞其
再判禮曹而遞也以長子之喪仍乞免内醫局　上
特許之而　御札吊慰悼惜辭旨懇惻其判刑曹也

以兼內醫局引故事遆其陞秩則已亥以謝恩副使
朝天齎辨誣 恩勑來故加崇政癸卯以周易諺解
叅校訖上加崇祿翌年春始修扈 聖功定公為二
等陞輔國封君錫號賜賚如例時議以本封秩視三
公不當居副貳地由是辭遆判府知 經筵唯國有
大事叅議 廟堂屢擬爰立年至叅耆老所凡養閒
盟府十三年以終距生年辛丑八月九日得壽七十
六公十五六時已志于學手抄聖賢訓戒為一冊目
曰止止方早夜觀省博究經史下逮方技諸家尤綜
於禮學探討服行有質問者剖析必中精研易傳義

諸家說　宣廟晚喜講易筵中顧問啓沃最多几案間恒對近思錄小學心經等書平居每晨興盥櫛出處外室整襟危坐終日自少至老如一日嘗書一絶以自警曰晨興盥櫛欲看書手冷燈寒奈卷舒爭似反觀收視聽清心省事養吾初沉靜節儉不喜紛華雖位齊台輔表襲之外未嘗衣錦自悲孤露每逢生日輒屏絶盃杓其奉先一以朱禮從事亂後艱荒家廪不繼而先營家廟考度備制都中視爲矜式徧祀姑叔之無後者收恤寡妹孤姪恩義備至每適公所鷄鳴冠帶待朝其爲銓僚座無交謁及登冢宰門絶

請託在臺閣棘棘自將未嘗苟合同列敬憚咸出其
下還自龍潭與所親士友論湖南人才語及汝立公
曰氣勝而侮賢不可引用及己丑之變聞者服其先
見而寃其連累至欲上疏伸理會得釋乃止其三入
銓曹郎官欲引用匪人公持不可郎大慍公亦去位
未久郎亦覺其誤果大愧屈其從 駕西也屢經顛
沛一意奉扈嘗至某邑邑已潰 中殿午膳闕公謀
於諸宰以槖飯上供 駕次寧邊決策渡遼且 命
世子分朝於是行中洶洶一夜左右史皆逃兵曹判
書李恒福受 命募從行者問公奚適公曰當從

大駕李公故設難曰陪小駕而東亟圖恢復迎還
大駕此亦大事須更思量公泣曰之其所在而致死
臣子職也旣忝侍從朝夕於此敢有他志迂拙書生
不曉武事即使東向有何裨補惟死於吾君父側為
得所耳當時應募者自公以下只叅議李碅武人韓
淵而已李公每嘆服其語至甲辰勘勳悉以上聞
宣廟為之感動有洪進之言令人淚落之敎嗟乎守
國社稷乃貴戚大臣事非侍從近臣宜然且彼時觀望逋
播者果皆有社稷計耶至於內揔遼薊旋復中興之
蹟啓自灣上喉舌協賛之功公實與有則當初去就

一言豈惟自樹忠節而止哉談者或疑公剛介謹嚴若少包荒之度然公接下以恭施政以仁雖胥吏僕從待之一以恩禮龍潭民愛公如父母追樹雙石以頌德政至于今子弟或過其境吏民爭致供餉送迎逾於在官時久為觀象提調工匠等聞公卒皆涕泣爭來趨役曰無以報相國厚恩當各盡技能以治葬具其仁愛之感人者多此類植亦嘗聞公掌癸卯貢士有一試卷見賞左右將置一等公視之有疊韻卽曰此作不甚佳就批次等亟令編額左右怪而莫敢爭及拆號公始語其故蓋一等試卷當再考有誤則

恐全黙故也諸考官皆嘆服以為不可及此豈非清
者之量耶雖由其生質之義而家世之訓學問之力
有以涵揉之者亦可驗矣公前配坡平尹氏敦寧僉
正 贈吏曹判書應奎女克修婦道女工之外亦解
文史丙子先公卒繼配蔚山朴氏司醞署令宜男女
亦有賢德撫諸姪諸孫如已出前後夫人封贈如例
並祔葬公塋次前夫人生二男一女男長汝栗乙酉
進士卒官順川郡守曾於倭亂以集慶殿祭奉扈
御容有忠勞特 贈司憲府執義累 贈吏曹叅判
唐昌君次汝棐女適士人安夢弼皆早夭後夫人生

一女夭叅判娶退溪先生冢孫李安道女生二男有燠有烱即郡守正郎二君也郡守有二男一女皆幼正郎有三男四女男長景基早夭次景增景墩女長適李暹次適朴自振餘幼銘曰古學為己在邦必達降而循名靜全動湼惟公庭訓退陶是宗稽古從政移孝為忠不遺板蕩焉彰義烈死生從違一言定決遯彼西灣 天步栖屑公在喉舌 王猷允塞舊物旋復豈專戎革不矜不伐處崇如卑爵非不貴胡不昂司壽非不稀胡不期頤自靖者裒可久者名陵谷或變尚徵斯銘

青雲君沈公墓誌銘并序

聖上奮大義平內難文武賢材飆飛雲合維時發謀
定策訖成偉烈者固不論已至若出入內外周旋將
相間使樞機不滯囊篋無遺焉則青雲沈公之功為
最公諱命世字德用公自幼志尚雄邁雖游戲末事
逈異凡兒及長手容脩幹神采軒昂尚氣誼重然諾
其所與游皆一時英俊癸丑之獄仲氏仁川公遇害
伯氏應教公竄配固城兼一家之內前後夭殞者十
數尋而大夫人寓歿于密陽公服喪盡制撫恤孤嫠
雖備經險阻未嘗以患難窮困而改其操識者偉之
綾昌之幽死也親戚莫敢顧視公為莅斂葬甚謹

章陵服其義烈語及輒泣下 上亦察公才氣可任大
事及正之始特召公屬以機密公不動聲色左右策應
諸功臣皆倚重公關通意旨無不洽然舉事日以所屬
吏卒付裨將自迎 駕入城其間謀畫指揮多有外人
所不能盡知者癸亥三月中外大定公與沈器遠金自
點等俱被超擢拜刑曹佐郎陞正郎歷工曹佐郎正郎
陞司僕寺僉正冬錄靖 社勳一等 特陞折衝將軍
副護軍兼五衛將俄進階嘉善封青雲君兼都摠府副
摠管甲子之變扈 駕湖西以雲劒侍側夙夜不離大
臣稱其忠勤還都陞嘉義拜工曹參判兼扈衛將乙丑

秋以特進官入侍論尹義立女與逆賊仁發為從妹不
合選嬪因是 命停嘉禮會有飛語坐削爵謫忠州大
臣臺諫爭不能得明年 特命放還丁卯胡寇逼京始
命叙復動封帶副摠管扈衛將如故扈從江都還京遆
扈衛將兼內贍寺提調公自獲譴來不樂在朝每欲求
外就閒己巳夏出守原州剸劇平訟數月庭無牒訴方
伯以公善馭衆請兼本道營將公益左遷不悅遇疾免
歸先是 穆陵祠官多言陵下有水脉霖雨時湧出砌
縫地官亦多以為疑公上疏白其事兼陳風水不佳宜
改卜吉地大臣覆 啓無異辭及啓 陵實無水兩司

交章請罪 上不許公上疏自劾又不許是時公疾已
劇羸毁支綴踰三年而精神不少衰每聞國家事有關
失輒憤憤忘寢嘗曰吾於世味甘苦無一槩於心者惟
於國事不能頃刻忘病中此一魔驅遣不去大是苦事
壬申四月初二日疾暴劇便處置家事左右有泣者公
曰一往一來理之常毋悲也語畢而逝年四十六公廉
於財好施與及卒視其篋只有二襦親友襚之乃備歛
公青松人其先青城伯諱德符生諱溫以 英陵元舅
封青川府院君生諱澮以翊戴佐理兩勳封青松府院
君父子官皆領議政生諱湲內資寺判官生諱順門議

政府舍人舍人之兄順徑叅靖國勳封青城君官至左
尹舍人生諱連源官亦至領議政生諱鋼以　康陵元
舅封青陵府院君青陵第二子大司憲諱義謙出繼左
尹公後封青陽君寔公祖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
臣議政府領議政青川府院君原任玉果縣監諱俺寔
公考　章陵元舅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議
政府領議政綾安府院君原任議政府左賛成具公
諱思孟寔公外祖也公之先祖累胙茅土連姻　王
室其所承籍甚盛公顧服儒攻文為士友推許雖用
肺腑早依日月自以才能遭遇其所建立光于前閥

一時勳戚無出其右者然公不自愼重言論褒貶不
避親貴至如停婚改　陵國家大事人知必以此取
禍士論亦未以爲允而公皆盡言不顧曰臣子自達
所懷是非禍福非所論也其果敢擬悳皆此類頼
聖明保全得以爵位終　贈賻葬祭一如功令配貞
夫人完山李氏户曹判書誠中之孫正郎幼清女生
一男一女男䅯有奇才女亦夙慧並年十五夭以季
弟燠世幼子樞爲後遺命葬原州鵴丹里卽殤兒葬
處公平生制行可紀者甚多特取其關於國體者以
誌之且爲銘曰天造草昧羣材蔚興公居肺腑　王

視股肱寮勿斯猷啓沃惟衷　王曰休哉汝亦元功
豈無將相惟予汝同一歲九遷亞卿是崇忠之或過
口實興戎朝辭帷幄夕纍湖湘名魏麟閣迹畀魚章
黃閤弛轂太阿韜鋩功名之際自古攸難惟義惟命
君子所安倬彼佳城萬古英聲

碑銘

息城君李公墓碑銘 并序

效忠仗義宣武功臣嘉善大夫三道水軍統制使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息城君李公
諱雲龍之墓在淸道郡法龜山先塋之下後二十年

德水李植採國論徵家牒叙以銘之曰壬辰春倭初發難嶺南一路先潰右水使元均方棄船遁公時爲玉浦萬户抗言曰使君受國重寄義當守死封内此地乃两湖要衝無此地則無两湖也今吾衆雖敝猶可保聚湖南水軍完可請濟師遏截見乃梁使賊不得過巨濟以西則南方事尚可爲今公捨此欲安之均怒曰湖師爾可請來公曰使君命某安敢辭但栗浦萬户李英男素識彼帥可使也均從之公卽與永登浦萬户禹致績詣巨濟與縣令金俊民誓天討賊下海瞭候英男至湖南左水使李舜臣果引兵來均

既遣使猶懼不濟引所部向南海洋中遇湖師懸而還是年五月初十日公會兵玉浦洋擊賊賊走登岸焼其船五十艘又戰於永登洋焼十餘艘是夕傳報大駕西狩一軍皆泣湖師歸均又欲遁公力諫止獨糾兵往來水陸以遏賊勢未幾復會湖師進擊泗川賊發大砲破其樓船賊大奔湖南右水使李億祺亦来會兵勢稍振六月擊鎮海賊賊四面合圍大酋坐尾屋樓船幡幢帆縩絢彩照海觀者眩惑公與致績終日搏戰破其樓船賊衆蒼皇溺水死者無筭日昏士卒倦公促戰益急用鐵索掣賊船至洋中覆之賊

大敗到曉乃止七月賊數百艘欲踰見乃梁兵勢尤
張公謀於所部接鋒佯退引至外洋合擊之砲火沸
海賊衆大殲波濤爲赤又戰于安骨浦破三十艘自
是賊不敢入内洋兩湖運路無壅時元均或泊露梁
或往南海惟視湖師進退專以公等置前列及公等
戰勝輒來收其賊首資勘功　啓聞南海縣監奇孝謹
引船先走專以酒肉啗均均常佑之公皆不以介意
李舜臣由此惡均而賢公秋進陣加德浦遂薄釜山
賊賊據寨不敢戰明年遷熊川縣監舜臣始爲水軍
統制使列其功於體府且欲擧而自代乙未賞加通

政階丙申移拜左水使屯塩浦招集陷賊民丁大修
戰艦倭將淸政遣卓姓副將致饋遺且問譯者曰聞
一名將自右道移來此其是耶意甚憚之丁酉夏元
均敗死諸浦失守賊遂入兩湖公承　朝命舍舟超
陸戰于永川蒼巖之野賊因此不得東冬天兵圍道
山公自大王巖進舟挾擊天兵退公亦退明年秋天
兵再擧公捕賊生口先知關白已死整兵追擊歸賊
回兵釜山復舊水營募民設屯修築城池軍食亦饒
冬被劾遆體察使李德馨辟致幕下每事咨決稱爲
南道主人旋復左水使益務征繕營鎭益新未幾閒

母夫人疾革亟往省之統制使柳珩劾其棄鎭被追
究杖流西生浦母夫人果不起人皆寃之尋放還終
喪乙巳錄勳封君　賜賚如法兼都摠府副摠管捕
盜大將火器提調加備邊司堂上設施方略多見採
用俄出統制使秩未滿被劾遆丁未忽胡侵邊起公
咸鏡道兵馬使始任陸軍大將因俗撫馭創別隊騎
兵修甲山城邊情大安秩滿還拜忠淸水使明年庚
戌又被劾遆還家病腫久不治七月二日卒壽四十
九訃聞　贈祭如例十月十四日禮葬朝野咸惜其
早終公本新羅元臣李謁平之冑高麗初門下侍中

禹偁以駙馬封載寧君於是有載寧李氏後世從家
清道世有官閥曾祖某濟用僉正祖某富寧府使考
某南海縣令三世皆以武進富寧南海世魁武科妣
李氏嘉靖壬戌九月十六日生公公娶廣陵李春男
女生一男一女男儼前平澤縣監女適朴瑋儼娶縣
監金德望女有女幼公幼失恃能知執禮致哀既長
從師力學甚得鄉譽雖從武舉間時輒親書冊書翰
如儒生天資和厚平居恂恂然長者及莅變臨節神
采鋒穎言論風發決機定志有死無貳故能以一障
之任合從兩帥出入强寇間每戰輒勝始元均與李

舜臣構大郤朝廷從而比之終不能和解獨公平心處兩間無所左右故二人皆重之均初聽用公得不敗及公移左均遂敗人以此益知公之功不在兩帥下矣惟其不伐功不干進孤起介立以此或為言官所困而勳秩纔與孝謹等伍有識恨焉然由今日歷數壬丁之際討倭名將非不多其能保功賞全終始休有令聞如公比者僅一二數則忠義信讓之報可覩也銘曰有驕豪以為勇有譎誑以為智公獨不然累功以崇位彼皆安其危此獨名不愧凡百虎臣我銘是視

左贊成 贈領議政綾安府院君具公神道碑

銘并序

萬曆甲辰四月初二日壬午崇祿大夫原任議政府
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八谷具公卒于京城松峴里之寓舍
宣廟震悼輟朝吊儀恤典如例是冬追 賜扈 聖
宣武清難三原從功券又用長子綾海公叅扈 聖
正勳 恩例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
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綾安府院君粤至天啓癸

亥今 上嗣位季子綾城公叅靖 社元勳加 贈
秉義二字謚文懿公及至崇禎壬申 上追崇 元
宗大王公位當國舅而封贈無以加惟子孫追述先
德紀實樹碑斯無餘憾綾城公以植少以文字受知
門下汙不至阿乃以屬筆植辭不獲已謹敘其槩而
銘之謹按公諱思孟字景時八谷其號也具氏本綾
州人自高麗時為著姓大族有諱藝勳封沔城府院
君子榮儉襲爵歷門下政丞諱褘判安東府諱成老
至公州牧使諱揚始仕我朝生諱致洪知中樞府事
寔公高祖曾祖諱壽永勳封綾川君祖諱希璟永柔

縣令 贈吏曹判書考諱淳司憲府監察 贈領議
政姚貞敬夫人李氏宗室義新君澄源之女公德藝
夙成年十九中進士俄丁外艱服闋又魁漢試解額
登嘉靖戊午文科初選承文院正字遷拜藝文館檢
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轉待教遷承政院注書庚申陞
成均館典籍擢司諫院正言遷兵曹佐郎選知製
教自是歷拜侍講院司書弘文館修撰校理司諫院
獻納司憲府持平癸亥冬以謝恩使書狀官朝燕甲
子復 命歷拜吏曹佐郎正郎兼校書館校理陞議
政府舍人歷禮賓寺正執義司諫內贍寺正應教司

藝丁卯 明廟昇遐以司宰監正爲 殯殿都監都
郎事完賞階通政拜同副承旨旋以臺評見遞歷掌
隷院判決事復拜承旨至左副遞爲戶曹參議出爲
黃海道觀察使踰年因事罷還爲親養求外除南原
府使壬申丁內艱服闋萬曆乙亥出爲忠淸道觀察
使丙子以僉知中樞府事爲賀至使再朝撰還拜禮
曹參議又出爲全羅道觀察使遞拜刑曹參議轉兵
曹參議辛巳拜大司成轉左承旨又以臺論遞除南
陽府使復入爲大司成戶曹參議出爲慶州府尹秩
滿復爲判決事己丑春拜江原道觀察使庚寅夏遞

拜左承旨　賜光國原從功券進階嘉善拜兵曹參判遷京畿觀察使壬辰遞同知中樞府事遷漢城左尹同知義禁府都摠府副摠管從　駕西幸自平壤陪　王子入山郡遆到龍灣拜吏曹參判超加資憲兼知　經筵以本秩行參判如故甲午遆知中樞府春秋館事扈陪　中殿留海州還都拜工曹判書兼知義禁府參鞫李夢鶴逆黨賞階正憲丁酉以議政府右參賛又陪　王子出住成川還陞崇政階進右賛成辛丑拜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參鞫吉云節逆獄賞階崇祿進拜左賛成壬寅綾海被謫公辭職就閑

儀復兼 經筵累判中樞皆辭免西授甲辰兼判義
禁府公素患疝症至是復劇乍間臨先忌齋素盥濯
躬行祀事子孫諫不止祭已疾又作遂卒距生年嘉
靖辛卯九月丙寅壽七十四公天性恬靜雖以慈惠
御物而確有內守李樑之張甚也公居與之隣未嘗
踵其門及其子登第慶席傾朝廷樑懇要公公初若
肯許竟以疾辭其遠避權勢皆類此 明廟之末公
議大開公自與清流登進言論疏劄啓沃居多逮
宣廟之世新進間舊彈劾苛峻士多刻刻改操而公
介立其間絶不與後輩相昵以此數爲當路所掎摭

公終不以屑意其於知舊之深者雖在衆棄中必以信義相先後公論亦多之及黨目相軋倚伏交互而公以中歲外調之故得為完人無間彼此稱為宿德老成自連姻宮禁益持謙謹子弟奴僕一無憑恃以為力者雖於一時恩數未有增重而昏荒之際禍亦不及于家者殆以此也篤于孝友常痛早孤奉養大夫人誠禮甚至前後之喪皆廬墓終制常祭必致謹潔非甚疾病不廢沐浴撫育孤姪使皆婚娶成立往以莅職詳以綜務不以矯飾爲能故所至有去後思具氏世婚　王室豪貴鼎列伯氏綾原尉其一也公

左右脂腴而安於儉素終身不置庄宅家僮常不給使令闔門皆仰祿俸亂後生業益窘而處之泰然惟耽閱墳籍寄以文翰自娛平居體無惰容口無鄙辭精醇之氣盎於面背望之亦知為大雅君子矣其詩文根據六經質慤精鍊粹然成章由其未嘗與人酬唱談說世之知之者絕少及遺集若干卷行布而後館閣諸公靡不心服咸以為不可及嗟乎文辭顯於外者公尚不自有以競於世況其蘊于中而不施者其可量哉公先配清州韓氏別坐克恭之女早卒無子次配平山申氏壯節公後文節公鏘之孫 贈領

議政華國之女貞順慈良婦德極備公平生不顧產業賴夫人善持家能以紡績致贏自公居室服用以至冠婚喪祭擧無闕事公卒之後備經艱阨未嘗以榮悴形於色辭其訓諭子孫一依名節論議偉然有士君子識度人知公之毓德啓慶盖亦有女德之助焉夫人以嘉靖戊戌十一月癸未生卒天啓壬戌三月辛丑壽八十五生四男六女長宬即綾海君乙酉文科次宖忠義衛出爲伯氏後早夭次容金化縣監有文名未第而夭次宏即綾城府院君戊申武科原任兵曹判書女長適玉果縣監沈惓次適同知敦寧

洪憙次適平壤判官權裕男次適永同縣監金德望
次爲　仁獻王后次適李璞綾海有三男三女男長
仁基沔川郡守次仁垕癸卯武科叅靖　社勳原任
刑曹判書封綾川君次仁瑩軍資主簿女長適宗室
豐海君浩次適察訪柳忠傑次適主簿朴澥忠義無
子以仁垕爲後金化有男仁重開城都事女適進士
金愼綾城有一男二女男仁堅潭陽府使女長適判
官李立身次適晉川君柳頎與仁堅皆叅靖　社勳
側室四男仁壓武科縣監次仁墅次仁室次仁里玉
果有七男四女男長應教先世次縣監挺世次靑雲

君命世叅靖　祉元勳次縣監長世次安世弼世次
正言熈世女婿長柳儁次成　汝容次即不佞植次李
承亨同知有三男一女男長南陽君振道次郡守振
文並叅靖　祉勳次主簿振禮女婿執義李馨遠判
官有一男生員克吉一女婿尹弘弼永同有五男五
女長進士自重次縣監自晦次自南次自久武科次
自粹女婿長縣監李儼次進士黃是中次朴湘次文
科崔文澳次朴文度　仁獻王后凡三嗣今　上為
長次綾原大君俌次綾昌大君佺李璞有繼後子光
智女婿長縣令鄭基豊次進士尹誼之沔川有男曰

主簿鎣曰武科堂上鏊曰鎏女婿曰李浚源曰生員崔大年綾川有女婿曰生員韓振遠側室男曰鉉武科曰欽曰鐵主簿有三女婿長李尚尹次佐郎李英發次縣監姜文星都事有二男二女男長曰鑑次曰錫長婿應教洪命一次宋孺敬潭陽有一男曰鎰進士晉川有五男六女男長命性宣傳官次命才次命哲次命俊次命雄女婿長尹以謙次安琢餘幼墓在楊州東羣場里先隴坐癸之原與申夫人同穴韓夫人別葬其傍銘曰遠矣華胄肇自麗代代著忠勳家襲紈綺文懿挺生正學巍第壹心兩朝崇爵耆齡德

初本有必
作必有

不自顯世莫與京文不自矜人莫與爭理有必徵天惟純佑啓我塗宮克篤周祜丹書鐵券叔仲甥孫各自奮庸夫孰間言爰豈無本醴固有源式繁其實式廓其流於千萬禩與國咸休

墓碣

歙谷縣令李君墓碣銘 并序

故縣令李君碩亨君會生于嘉靖甲午仕 宣廟朝卒以萬曆乙未余後之且僻未之聞也今年天啓乙丑始識其長孫上舍生新覺按其先故忠孝家也方壬辰六月倭寇嶺東君時為令歙谷吏民勸其避入

海島君泣曰 宗社顛矣何黨之矣寧守此官死此境也未幾闔門遇賊君蹈鋒刃君二子曰旻曰昇以其身救君君幸全而二子死非君志也昇之妻姜氏隨其父在豐德聞夫死亦投海死嗚呼壬辰之亂蒼黃殞躬者多矣如君以身救家父殉於官子殉於父可謂難矣然而或死或不死豈非天哉彼害義偷生而終或不免者可愧也君寬厚長者守以廉謹篤於孝善居喪不喜交遊剌謁蓋其所蓄然也君籍咸安曾祖曰季通司宰監副正追封咸城君祖曰世應靖國功臣平安道觀察使咸安君謚襄簡 贈吏曹判

書考曰震驪州牧使妣曰密陽朴氏縣監文璐女也君舉戊辰進士以薦仕內職則活人署别坐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叅軍司憲府監察東部主簿掌隷院司評外職則雲峯報恩延豊三縣監歙谷縣令也娶高靈申氏生員諱溫之女有男三人長即旻 贈掌樂院僉正次即昇季晏亦死於兵僉正娶宗室海豊君女生男女男即新覺女適司果金遵阧昇有三歲男與其母同死無後晏生一女適察訪朴知讓新覺有一男曰光咸君方獨而歿妹壻李副學廷馨莅攢于衿川縣申氏亦卒於歙谷殯其地新覺既長始遷

兩喪合葬于廣州治南葛麻村靈長山之先隴時丁未十月也銘曰有才有守有子有婦有墓有銘有孫克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宗室德山守墓碣銘

宗室明善大夫德山守諱某字某 成宗大王別子甄城君之曾孫完山君諱某之孫枰城正諱某之子也公幼而孤能自力讀書博考六藝之學中年以疾輟講然猶以寒素自處琴棊書畫外無他嗜好絶去貴介公子華靡之習初封守 以老職進三品階享年八十一丙寅二月二十八日卒夫人某邑某氏江界

府使趙光彥之女也亦有孝謹之行侍姑舅疾未嘗
解衣帶慈惠喜施能承公意先公六年卒葬楊州治
南茁村先塋側公之卒也用術家忌別葬他阜明年
丁卯八月始與夫人合葬有子曰維蕃前平市署令
無嗣以再從子文炳後余與市令同年上舍嘗獲謁
公公世居京城雙里門洞與權臣第隅一垣其諸子
等宅環其側徒黨多就居之當光海朝勢焰薰灼隣
近五六坊皆受浸染三司兩銓出其中一國之人不
敢斥言目為雙里非與為凶議者不敢入公父子居
最近且舊而穆然不接私語亦無外言或歸廣津農

舍慶月而返權臣既知不與公合每諷使遷居欲買占其地公默不應人多為公父子危之而公不為變權臣雖猜刻久稍敬信終不敢害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或曰若先人之廬在則世守也不可去也噫非夫忠信篤敬之士曷能如公父子為也世有不幸而遭此變者觀於公父子亦可以為師矣是為銘

司饔院正李公墓碣銘 幷序

故院正德水李公諱師聖字誠之以隆慶辛未仲冬卒年四十七越壬申春葬于長湍府某山某坐之原

于後六十載之間公之胤子進士廉牧使序曰度曰
廣相繼歿惟司果庠在謂其宗人植曰吾先祖獻納
公用直言忤權兇死於庚戌獄栗谷相公以同宗故
尤重其節旣銘之墓道光于簡冊倘所謂附青雲益
顯者非耶吾先君天禀穎悟文藝夙成幼與表兄朴
尚書啓賢同學齊名弱齡取高第方薦入翰苑旋罹
家禍權兇削其剡牘自是或蹭或起棲屑下僚有時
為養求外遺澤之可見者僅一二邑黨禁之開或注
清選而終以伉拙畸於世又不永年以沒豈非重可
哀耶今吾子亦以同宗雅聞先君賢敢以栗相故事

請植屢辭以非其任既不獲命則略節其家狀誌其
幽堂以塞其勤請公生嘉靖乙酉二十二陞上舍越
二年登第選承文正字後陞博士兼奉常直長歷禮
刑兩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忠清都事成均直講
刑曹正郎以書狀官朝燕奏請竣事被 賞賜由禮
曹正郎出平壤庶尹中嫌搆廢斥數年復刑曹正郎
歷寧海府使洪州廣州二牧軍資監正終司饔院正
考諱致即獻納公祖諱自夏積城縣監曽祖諱璨生
員高祖諱孝宗黃州判官判官之考諱邉領府事謚
貞靖爲時名卿李氏自高麗知三司諱劭始大逮入

我 朝貞靖公際會太平位極品參文柄獻納公遭時屯難身僇道伸當公之再起世方崇文飾鶩聲譽士以交朋論議相重而公獨淳厚簡默絶交遊安貧約惟耽閱典冊不以末事嬰懷以此漸為流俗所輕其不遇固宜嗚呼觀公世家死生出處之際亦可以觀治忽矣配淑人韓氏生員維之女生五男一女女適宗室廣陵正某孫三人牧使生縣監汝達廣生司饔主簿命達司果生某陵參奉頡達淑人亦有順德能奉君子年四十二卒銘曰強者沽害拙者乖時降年又短天何阨之嗟公孫子庶幾受祉

順川郡守 贈吏曹參判唐昌君洪公墓碣銘

并序

昔在壬辰之變 廟貌遷播 列聖影位多不保于
時慶州之集慶殿一幀首當兵燼而參奉洪公汝栗
先幾奉移并其爼豆服用皆獲全免旣而賊鋒彌漫
中外進退皆隘而公往來嶺湖間瞰賊所不及朝遷
暮徙敬謹奉持未嘗失儀及兵久勢迫同僚欲埋安
而去公不從同僚竟去陪從者稍稍散公獨不懈葢
慮有時終日涕泣悲憂守僕二人感其義誓死不離
又得二山僧奉護公或親自負行嘗入淸凉山被賊

大搜公抱匿巖間得脫 宣廟聞之歎賞前後 御
批褒美極其眷愛初陞司憲府監察後爲泰川縣監
方伯李元翼啓其持身恭謹處事詳明邑民和悅
命陞兼禮賓判官移江東縣監泰川民廢作歌以記
去思大臣連啓保護之勞又 命陞兼禮賓寺僉正
移順川郡守方軍興日不暇給而興學勸農民情洽
然方伯又啓其治績 命賜表裏一襲公盡瘁成疾
欲解歸以時難不果以供億之役在安州客館疾遂
劇以萬曆庚子九月二十五日卒距生年嘉靖癸亥
正月十九日壽纔三十八葬于驪州治北桂林埸坐

乙之原嗟乎以公之誠勤才敏使得登大位享久壽
則必能匡輔國家永安 宗社豈止完護一影位數
邑見治效而已哉公字子敬自號虛舟子洪氏出南
陽代有顯位曾祖僉知中樞府事諱德演剛直不諂
于世以史學稱祖考生員諱仁祐世號恥齋先生學
行高世未達而夭考唐興府院君諱進早以文學顯
屢秉銓柄壬辰護 駕忠勞最著妣坡平尹氏敦寧
僉正 贈判書諱應奎其考也公之告終也唐興悼
傷辭疾 宣廟下吉慰諭有曾聞卿子盡心國事予
為惜之之語方録勳時特 諭于大臣曰洪汝栗於

亂初自負 影幀間關保護其功不可遺也大臣奉
旨并錄而臺諫因他嫌駁改之 命特贈司憲府執
義以兩參原從累 贈通禮院通禮吏曹參議今
上朝加贈吏曹參判襲封唐昌君其所以責于泉壤
則至矣公自孩稚性至孝幼丁內艱服喪致哀無異
成人及壯有官守行義自親親始撫養孤寡婚嫁葬
祭皆無憾而後已凡士友遭亂依歸者殫心救之恤
其死喪人人得自盡居官廉潔及卒于官衣衾不備
朋友助賻得斂葬如禮凡所莅邑士民多來哭弔相
其役卽其實惠之感人心者如此公美風儀聰明好

文工於詞翰平居惟左右圖史不以俗累嬰懷自經
喪亂留心兵務嘗按西路要害作一圖以備考覽其
用意亦不淺矣配貞夫人李氏退溪李先生之長孫
直長安道女也有四男長有煥前司宰僉正次有炯
工曹正郎次有燁有爕早歿僉正有二男二女男長
景堪次景垍女未行正郎有三男四女男長景基夭
次景增景墢女長適李暹次適朴自振餘幼公之卒
今垂四十年士林嗟惜未已不佞又獲交於二難徽
烈在耳目最熟因其請銘撮其大畧序而銘之曰儒
林德門世濟精忠父捍 主艱子奉 先容天南地

北棄家徇公中興勞績一家並隆壽不徵仁官未稱功有命在天無愧于衷自始迄今喪亂屢訌起公無路神人之恫銘玆玄宅百世欽風

墓表

宣敎郎尹君墓表

尹君諱滉字明甫爲人敦信長者早孤奉先養母甚備其祖有繼後別産臧獲不許衆子分割君量減與寡姊妹四室撫諸甥如已出諸甥亦視君如親父驪江世庄頗腴耕織足自資君不事停殖而付之家人平居唯以碁酒漁獵自娛於俗務細瑣泊然無所好

沈相國喜壽知其賢嘗薦於朝注官不中驪鄉人亦
上其行義於州道不報嗚呼君有特操而不自飾有
材識而不自衒有門閥階級而不自進取年六十六
以散資終談者咸悼其屈然君曠懷無慼家食自裕
值世艱屯而優游江湖終已無玷辱宗族稱孝鄉黨
稱弟謂非善人之福不可也尹氏出自茂松縣自及
第良庇以下三世皆顯仕至諱忠輔當華除年棄安
城郡事遯于驪驪有尹氏始此生左正言 贈禮曹
判書諱彌堅判書生寧遠郡守 贈左贊成諱徵贊
成生司直諱思弼司直生上舍生諱璀上舍生生典

籍諱之瑞娶廣州李氏郡守緯之女以嘉靖壬戌月
日生君歿以天啓丁卯某月某日宜人完山李氏副
護軍　贈禮曹判書景麟女有一子曰宗建業儒庶
子曰命建墓在驪江北渭安洞贊成墓左外族弟德
水李植撮其行迹表諸墓石以爲宗黨鄉人矜式

沈舍人墓表

嗚呼此有明朝鮮國故議政府舍人沈君光世德顯
之藏也君生而聰悟讀書屬文不煩師誨未冠已有
名年二十五通經登第權知承文正字薦入藝文檢
閱秉史筆逾年遆拜侍講院說書時光海在東宮君

諫其信巫覡言至自禱痘神光海甚不悅未幾辭遆
例陞成均典籍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出海運判
官秩滿乞外調扶安縣監丁外艱服闋拜弘文副修
撰歷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侍講院文學皆不久
遆屢爲弘文校理在朝二年而癸丑禍作仲君詣理
死君亦繫獄僅免尋竄嶺南之固城癸亥反正以校
理召還俄陞應教與同列俱罷出爲關西從事還上
安邊十策遷議政府舍人俄請省墓于南屬病腫久
不治聞李适叛輿疾奔問疾遂劇歿于扶餘村舍年
四十八君早習六藝諸子書又善爲詩皆不肯竟獨

喜看古今史志自三代以迄于大明自檀君以迄于
我鮮上下數千年間治亂興喪得失成敗之變兵民
財用政教風俗強弱虛實之別山川道路都鄙險夷
遠近之勢與其君公將相謀臣策士英雄之略忠義
之節莫不淹貫揣摩參驗考據要以發之事業施之
當今而後已遭値國家多難每慨然欲通變法修武
備爲國家長久計平居抵掌談析其說萬千及 聖
明革蠱君與季青雲公俱顯用尤以經略自負然立
朝數月頗與後進不合復欲自効於外其所獻安邊
策禦戎大略備矣大臣特奇之請採用施行 上重

其事未之許而君又不幸短期　上甚悼惜焉君本
青松人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俺之長子左贊成文
懿公諱思孟之外孫户曹判書文敏黃公愼之甥
有四男二女曰穩進士早死曰穩直長曰穩察訪曰
穏進士婿曰持平林墰曰李稱嗟乎古稱不朽者三
立功其次也然功之立豈士之所得自爲者哉以君
高議博聞果能約之以禮攄之以文則其於立名垂
世爲有餘矣而君顧以爲其上者不可及下者不足
學常惓惓於事功之論竟無所遇以成至於乘勢騁
力取勳貴垂簡冊者世亦不乏而反謂功名不可以

學力致或疑君徒有談說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植於君爲妹婿從遊最久君每以瑣篆病植植亦靳君若不遇時則將無以爲不朽資嗟乎如植者固不足道即百世之後又孰知君之所存故識其墓

澤堂先生集卷之十